

光仁中學第八屆校友

畢業卅週年紀念特刊



2007年12月29日拍攝於台北縣三峽大板根

編者序

「我一定要功成名就，才參加同學會」……一位大學同學曾經這麼勵志地對我說，直到今天，我都忘不了他那堅定的神色，但也直到今天，我猶不懂，為什麼參加同學會必須功成名就？

為什麼要辦同學會？為什麼要出什麼紀念小集？如果你這麼問，我實在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但近一個月來，我每於夜深人靜時，從信箱點出同學們的來稿，細細品讀，好似什麼都不必說，就有一份深深的會意與感動。

義班的黃偉瑜，帶我走進他初初踏進光仁時的那份忐忑，他和仁班的陳金山一樣，細緻地描繪出高中三年的歷程，老天，我早不記得的那些點滴，都經他們活化起來；仁班的林曉華、何曼玲，情感細膩，用母親的眼，與孩子一起體驗生命的起落。

愛班的蔡梅影，這個高瘦的美麗女子，與癌症對抗，堅強、樂觀又自信，與她每天照面的，是面析透人生的魔鏡。

仁班的李正詰、忠班的吳能偉、愛班的胡憶華，接起這卅年的天線，讓我清楚知道他們畢業至今的發展；率直的葉芸，毫無保留地說明，她為什麼最近搬到西雅圖。

可愛的陳貞文，認真地比較我們卅年來的變與不變，還不忘製表說明，看來誰都逃不掉得自我檢視一番；爽朗的陳美伶，多年來是許多同學的情感橋樑，也因為她，能有這次的再聚首。

一直在光仁教書的施雯綾，語重心長地提醒大家如何繼續疼惜光仁，你想的起來，這個愛校甚己的她，當年的裙子可是短到不行……

幽默的湯遠智，邀大家去加拿大幫他鏟雪；老成的馬遷，用我們快要忘掉的古文向大家問好；更令人高興的是，當年讓大家又敬又愛又怕的王老師，一樣有元氣，與我們分享她退休後的近況。

你也可以看到錢文原的「小」兒子，兩人幾乎一個樣，姚宗英、陳柏年、徐顯光一家的滿足微笑，劉曾芷、朱為愉在電聯車上的合照；同樣有趣的是高怡宣，這個熱心公益，正經八百的同學，寫的是怎麼找到久未見面同學的過程，有如尋人的教學篇。

還有我的全家素描，很多同學可能會心有戚戚吧。

臨到截稿前，我接到孫自強從美國的電話，她熱心地想匯集美國同學的生活剪影，雖然最後仍舊來不及，但至少稍來佟儀夫婦結婚廿五年慶祝會上不少同學的「倩影」。

這通卅分鐘的越洋電話，是卅年來，我第一次和孫自強聊天，連高中時好像都沒這麼聊過，可是，沒有絲毫生疏感。這，就是同學。

正是這一份共同分享，無須言語，眨個眼睛便能會心一笑的知己心情吧。卅年前巧然相遇，卅年後，何須多想，就請你寬心，與我們一起享受畢業卅年的到來。

謝謝陳美伶熱心發起這次活動，且和陳貞文、高怡宣耐煩地聯絡大家、參與編輯，鄭伯勇在百忙中翻找照片、編輯、定版面，已經有好幾次同學會靠他幫大家留下歷史的印記，還有廖榮蘭(佳淳)籌劃年底聚會的場地…。大家忙的快樂，更希望十二月廿五日聚會時能看到更多同學。

年底見了。祝福大家。

孝班 王文玲



王意芝老師

收到畢業 30 年同學會的通知，無比歡喜，想著以筆代言好好發抒一番，沒想到二週前，年近九十的母親又跌倒骨折，多謝愛班鄧家安同學大力協助住院開刀及後續治療等事宜，終能於昨日出院，我趕快整理像在崩潰中亂堆的情緒，提筆趕寫這封信。

這些年我得到不少同學多方面的幫忙，點滴在心實在不是一個謝字可以表達。而參加數次的大小同學會中，看見或聽見同學們的情況，有些令人欣慰，而有些也使我唏噓，然而大家仍能彼此關懷，常有聯繫，互相幫助，真是不易。曾有一位校友對我說，他在大學時告訴室友光仁的中學生活種種，室友無法置信，認為簡直是天方夜譚，太令人羨慕了，不知同學可有此感？

人生有許多抉擇，常在多年後才能判定對錯。當年從台東來北，我選擇在光仁任教，和同學們一起歡笑，一起成長，分享彼此的憂與樂，雖然私校的工作辛苦，退休待遇遠不及公立老師，但我不曾後悔數度放棄轉任他校的機會，只因我相信一切都是神的美意安排，果然你們使我的生命充實而有光采，甜美的回憶讓我了解什麼叫做無價之寶。

而今，我選擇提前退休也快九年了，只為多陪伴年邁的雙親，絕大多數的日子雖較單調規律而受約束（不易遠遊），我也無怨，因我不希望忙於工作而將來有憾。現在偶而幫大考中心作學生解題的錯誤形式之分析；每學期也在永和或福和國中擔任生命教育課程的志工，讓年輕的孩子認識並尊重生命；每週固定時間到教會聚會；任教過的學生有時也約我聚聚餐，暢敘過去現在及將來，這些都讓我感覺幸福快樂。

期待見面的日子，我們可以寫更多歷史，願主的恩典與祝福賜與每一位同學！

思想起

黃偉瑜/義班

緣起：

我是屏東縣的小孩，高中以前，我最遠只到過高雄，其實那時我只知有建中、附中、成功、而不識光仁、辭修，當年參加高雄的聯考失利，要北上時，母親怕我攜帶證件坐火車中途遺失，所以郵寄，而賽洛瑪颱風重創南部鐵公路，致郵遞延誤，來不及報考辭修中學，因此只考了光仁和建國補校，我一心想念後者（好歹知名度高），誰知在台北火車站請教了兩位北一女的學生，她們卻極力推崇光仁，故成就了我們這一段因緣。

高中三年時光，在我的成長中扮演著極重要的過程，更獲得許多人生體驗。



學習獨立：

我家住在屏東縣南州鄉（沒聽過吧！），高中三年裡除了每年春節那週回屏東外，我幾乎都待在學校當長期住校生，其中生活、學習、心情完全自理，剛上台北人生地不熟，每當週六或假日前一天看同學放學回家，心裡總有點難過，記憶中宿舍常只剩下我（雖有遠地林富榮、樊既白、田耕明、楊正卿等人，但好像大家都有親友處可去，不一定會留下），冬天的台北，天空中常是灰灰的（若是下雨就更“淒涼”了）冷風呼嘯的校園裡，除了偶爾出現陳方濟、方中兩兄弟瀟灑的打籃球的身影，就只有修女與狗，那時的我已經深深體會『自古英雄皆寂寞』的心情了！記得幾次感冒生病，當昏睡後醒來總有喜獲重生的感受！另外難得的經驗是當時應可算是『泡麵達人』，舉凡統一系列，維力系列種種皆嚐遍，乾湯兩相宜，鋼杯調理無數次，香飄宿舍與教室，（只是現在的我不免常想，若是高中時營養均衡我會不會長到一米八？）

師恩：

溫雪藝老師，程天虹老師帶領我領略中國文學思想文化之美；王朝松老師不倦之教導數字奧秘（雖然資質駑鈍的我，有些到今天仍不明白，但他真的很用力教）；毛應駢老師從生物生理觀點除了專業還教我們男女有別，如何當個體貼的“好”男人，曾玲玲老師教我怎麼讀『歷史』……，印象中光仁的師長都很溫雅和有愛心，連一般學生較害怕的訓導主任（我曾在中秋節和幾位住校生被鄭主任招待晚餐），教官都很慈祥，都以教悔代替訓誡。

友誼：

或許，看我是遠離家園的異鄉遊子，每一位老師同學都給我特別的照顧和友愛。常教我數學的林傳盛、劉儷琳、李淑慶（甚且重考時，我都還在用她的數學筆記）；重義氣給予兄弟般友誼的斯文帥哥，林守廉、王厚敏、王世中；有理想有抱負的時代青年，常互相“鬥嘴”腦力激盪想法的童曉儒、樊既白；愛照顧會照顧人的好姊妹王懿君，廖榮蘭；還有替我慶生買我人生中第一個生日蛋糕的蔡啟忠；常在週六夜收留我的顧寶琳；耍寶娛樂拍檔顏義興、

吳大鵬；排球搭檔，劉航宇、田耕明；才華內涵兼具的何希慧、郭斐映……至於像沈蒂華、陳美伶、羅文慧…這些『音樂』高材生，在當時我的感覺裡原本就如天上的星月；而林麗虹、靳小琦的吉他彈唱才是我可以觸及的人間。

當然，鄭傳弘意外身故的事件，讓我們在那樣年輕的歲月中就學到面對生命無常的功課，也把我們的感情拉得更近……。

朋友是我覺得這一生中最珍貴的資產，許多同學從高中以來至今仍相互提攜關懷，而儘管有些人已多年失聯，但每當憶及這些往事，他們總在內心深處透著溫暖！

生活點滴：

音樂，在光仁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周行憲發起的社團『拍譜社』；每週三午休時各班輪流播放的音樂欣賞主題；週會時常可聆聽比賽獲獎回校表演的中西樂曲；

『懷仁館』的民歌發表更為沉重聯考壓力下的我們譜出美好的樂章。

『認真上課學習，不斷重複考試』，是我們生活的型態，分數、能力的提升是追尋的目標，在這些『基本』的縫細中，我們加入了合唱比賽，球類比賽（女子籃球素有『橄欖球打法，足球比數』十分激烈）運動會來點綴，而教室前春天杜鵑綻放，圍牆邊夏日夾竹桃盛開，當作灰暗天空的一小片藍，就這樣一起笑淚交織的一同度過了一千多個日子！

而今再回首，已經三十年，內心有著『天涼好個秋』的了悟，謝謝光仁的薰陶，謝謝老師同學曾給予的溫暖和影響，且讓我們彼此祝福！



翁、老嫗也曾經有過年輕的臉龐與歡顏。

離開光仁已經半個甲子了，三十個寒暑的悠悠歲月，竟在不經意中一晃而過。但也不是完全不著痕跡，它已經狠心的在我們的腰圍上加粗、眼角上刻畫痕跡與髮梢上添加瑞雪。曾在午夜夢迴、半睡半醒之際，猛然被鏡中的「真實自我」驚嚇一番，一時會意不來，心中還納悶這是哪裡來的老人家？在此之前，從不知在車上被我們讓座的老

已屆知天命之年，生命過半，心態不復當年之意氣風發，但每當想起光仁的師長、同學、校園及那一段的幸福時光，雖然時空已遠，但永遠是深刻且難以抹滅的生命印記。

三十年前，自知資質平庸，但對人生也是充滿著無盡的期待與企盼。還很深刻記得民國六十九年六月的某一天午餐過後，走過教室與宿舍之間的籃球場，在酷熱的豔陽下，心裡想著當了十四年的光仁寶寶，下個月就要斷奶離開這早已視為理所當然而屬於自己的環境，那一片陽光灑在年輕身上的感覺，我一直都深刻留存著。

大學聯考後不捨的離開了相伴多年的環境與伙伴，由垂髫經束髮到弱冠，有些同學已相識、共處了十四年。14/18，這佔了當時生命中多大、多重要的一部份！一個棒球選手，打擊者如果有七成以上的打擊率或先發投手有七成以上的勝率，是多麼的了不起！

兩個星期前去數學補習班載女兒返家，看到一個背著光仁書包的高中女生，算一算，那應該是低了我們三十幾屆的學妹，還記得我們是第八屆，如今看來也算是開朝元老了。這樣的書包，在自己年輕時也曾經背了好多年，猛然看到，怎麼會不讓自己心跳加快呢？

想起自己在離開光仁後，仍習慣背著那已經陪伴自己多年的光仁書包上學，是一種認同感與榮譽感吧！也一直覺得光仁是自己心靈的歸屬地，或許潛意識中認定只要背著它，就可以牽繫住所有與光仁的種種。雖然後來書包漸漸的抽鬚破舊，但它仍然無法順利屆齡退休，一直捨不得讓它離開自己的視線與肩上，直到大學畢業後，那書包才功成身退。當然和年輕時曾有過的許多事物一樣，書包早已杳然不知去向，只留下些許既熟悉又模糊的印象。

我們在光仁的年代，國家與社會發生了一些在歷史上算是重大的事件：64年蔣中正逝世，

我們曾配戴黑紗跪在三重菜寮的路邊送他老人家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至今我仍可隨口唱出總統蔣公紀念歌；江子翠分屍案震驚全台，棄屍地點離我們學校並不遠；越南赤化，讓我們深知：「今日不作民主的鬥士，明日將成為海上的難民」，幸好後來台灣的民主鬥士還挺多的，所以台灣只有開放海防與海釣，我們並沒有機會流亡海上成為寫下血書的難民；那是民歌興起的年代，李建復學長一曲「龍的傳人」提振人心，劉文正「閃亮的日子」與包美聖的「捉泥鰍」伴隨著我們成長；美麗島事件、林義雄滅門血案、中美斷交…，以上種種，似乎和我們在光仁成長的歲月緊緊交織在一起。

那時候的戶外休閒活動很單純，除了看電影、打球，大概就是走向大自然，還記得全班曾經一起登七星山遊夢幻湖，也爬過汐止大尖山，已更名的烏來娃娃谷與已沒落的內湖圓覺瀑布也曾留下我們的歡笑與足跡。也記得，大家充滿科學研究精神，興致勃勃在校園一角試爆最新的火藥配方；高三的那一年的冬天，大屯山曾經下雪。是否記得，埔墘市場裡的一碗不到十塊錢小碗肉羹麵的味道，西門町的蜜豆冰有著甜蜜難忘的滋味；在那個沒有悠遊卡的年代，公車月票是貼有自己照片的60格剪洞硬紙卡，上學要搭台北客運265公車，而231與234似乎比較需要繞路…，還有好多好多的事情，大家都還記得嗎？

離開光仁後，最難忘的一次與同學巧遇，該是幾年前參加台東鐵人三項競賽，於賽程結束後心情大好，正享用著大會提供的西瓜，在事先沒有預期的情況下，遇到陳子信、黃心侃，不禁興奮的互相擁抱，他相遇故知的喜悅更勝過西瓜的甜美滋味，萬萬沒有想到子信竟在幾年之後離開大家，實在令人痛心不捨、難過惋惜！在得到不幸的消息之後，好多光仁時期的畫面在心中流轉而過：我們曾在光仁宿舍內以牙刷標射漱口杯一較高下；熄燈後眾人各自在宿舍樓梯尋覓一個角落繼續與書本奮戰，舍監不忍我們挨餓，有時會將他向麵包店要來的吐司麵包邊條與我們分享，簡單的食物卻充滿著另一番的美好滋味。

不久前參加應該是這輩子唯一的一次馬拉松競賽，共有四十多公里的路程，在跑步的過程中，將每一公里的路程想成是自己生命歷程中每一年的歲月，在屬於光仁的那一段路程中，我的步伐是輕盈的，內心是甜美的，表情是愉悅的。在賽前的練習過程中，為了追溯串聯成長的記憶，曾經從現在居住的大直跑到萬大路的光仁小學，也曾經由大直跑到板橋的光仁中學，當然也有從大直跑到公館再過去的師大分部。回到每一個母校，慢慢逛著校園，都喚起不少求學階段中點點滴滴的回憶。

回想自己很幸運，從小一到高三都遇到很好的導師，他們分別是：王珠蓮老師、羅吉彥老師、李正奉老師、黃立青老師、麥惠貞老師、陳宗樑老師，在人才濟濟、臥虎藏龍的同學中我一點也不突出，也不夠調皮搗蛋。根據我自己二十多年教書的經驗，這樣的學生最難在老師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俗話說「養兒方知父母恩」，對我來說，倒是感受到「教學方知老師情」，感謝這些導師與其他任課老師為我們的付出，他們努力型塑了光仁良好的環境，在課本之外也為我們建立良好的品格與氣質，所以我們同學到各行各業與各個工作場所，都是受人肯定、稱讚與器重。

回想高中住宿時，伙食不是很好，又不能光明正大吃零食，大家瀕臨營養不良邊緣，若不是陳宗樑老師與師母挺身相救，夜自習常提供我們色香味俱佳的愛心美食，我肯定比現在更為瘦弱。受恩多年，這些老師的德澤仍是點滴在心頭，希望這些老師的身體能一直保持健康並擁有幸福的生活。

中年時期是人生不輕鬆的一個階段，上有高齡父母、下有羽翼未豐的子女，可謂任重而道遠，許多責任不得不一肩扛起。但往好處想，經濟方面已較年輕時豐裕不少，身體又比年老時尚稱堪用，所以目前實在也是挺不錯的一個階段。

未來我們還有美好與充滿希望的大半輩子，應該互相約定：到了大家身上的負擔與責任比較輕一些、對時間更能彈性運用的時候，能保有健康的身體，讓我們有多些的機會能同剪西窗、共話巴山，重溫年輕時的舊夢！



陳夫人 與 陳千金



陳公子

過 程

何曼玲/仁班



僑居美國近 25 年，今年一月底父親八十壽誕，第一次“單飛”台灣，回到我出生、成長、茁壯、多年來旅居他鄉最思念、最熟悉、也最陌生的地方。

先生及孩子們不在身邊，空出些許時間，由大學摯友安排了一次小型餐會。這是我 25 年來，第一次與大學同學碰面，機會實在難逢，大夥又決定擇期台中一日遊，真是盡興！這個牽絆我思緒的所在——台灣，除了親愛的家人，其實有著

更多的聯結，是我吝於將時間與心思放於其中，而失去了維繫。多年沒有觸動的回憶，早已被現實及世俗塵封，直到這般年歲，在這麼個機緣下，一滴一點的被挖掘，浮現在生活各各層面中。我再度感受到年輕時的熱情、衝動、單純、理想和幼稚，很真實、很溫馨，甚至覺得以前的自己很勇敢、很“偉大”、很有意思——一個無悔的青春！

三月春假，全家去 Saratoga CA，探訪先生的家人及親友們，順便拜望兒子的好友一家。獨立樂觀又善於交友的婆婆，於公公辭世後的兩三年來，一直是獨居的，大伯嫂嫂及姪兒們常常去探望她，反倒是我們遠在德州，無法盡到人子的孝道。婆婆全白的髮絲，遲緩的腳步，不斷的講述以前的故事，和我們不在她身邊時的種種。殷殷的關懷，使我們更親近這位慈祥的老人家，也讓我加倍地思念在台灣年邁的雙親。老人家們沒有兒女們陪伴，每天重覆地過著日子，看著老伴、兄弟姐妹、老友一一離去而喟嘆著！

在加州數日，長子亦珩得知好友於不久前在 Berkeley 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一個才 20 歲的孩子！亦珩十分悲痛而不解，我更是數日無法成眠，那種心被揪著的感覺，唉！擁著失去兒子的安娜，看著她不停湧出的淚水，史帝夫沉默而悲傷，孩子沒有留下任何原因，也沒有支字片語，這就是令人無法忍受的白髮人送黑髮人的傷痛！

上星期，對門鄰居了 17、8 年的麥可，坐在我家客廳平靜的告訴我們，他剛得到檢驗報告，下半身疼痛的原因，竟是癌細胞，而且已從骨中轉移至前列腺。他結縈了 30 多載的妻子——一位 UT 大學教授，抱著我在 driveway 竟哭出了聲，那種迷失和傷痛、禁不住的淚，又讓我輾轉難眠了幾個晚上。天天在醫院看著人們來來往往、進進出出、人生人亡，我並沒有麻痺，只是難過得無法言喻！

傍晚和先生散步，我總喜歡攀著他強壯的臂膀，讓我浮動的心思和情緒穩定下來，很安全的感覺！我放慢了腳步，不想再做一匹奔馳的快馬，被所謂的 career 駕馭，汲汲營營的

為地位、薪水及職稱，不回頭的向前衝而忽略了生活中更值得珍惜的人事物。另一半總是提醒我“細水長流”，現在我懂了，用心去懂！在生活中享受人生，是他一直的信念。用更開放和包容的態度，以各種不同的角度來欣賞世事，用更多的心與時間，擁抱我所愛的和愛我的，思念我所思念的和思念我的，關懷我所關懷的和關懷我的。幼子亦祥初初接觸聖經，常常質疑有沒有“來生”，為了減少他“大腦袋”中的困惑，我給他的答案當然是沒有，但是生生世世和親愛的人在一起，永不分離，卻是我最真與最深的願望。

歡喜、哀愁、憤怒、情愛，再再都是感動的、美麗的、難忘的、值得的。我充實的生命，是由許多人造就的，我感謝每分、每秒、每天和我生命有交錯的種種。雖不能以“看盡千帆”來形容，但將邁入“知天命”階段之前，我想我大概已領略其中一二了！

曼玲 於奧斯丁 2010年4月8日

附：謝謝我的另一半 --- 紀明，為我中文打字，在第一時間分享這篇短文。



It's Mother's Day!

Hsiao-Hua/仁班



Just pick mom up from the bus station. We will order some authentic Taiwanese dishes and have sweet potato porridge to celebrate the event. This way nobody needs to cook, nobody needs to taste the master piece of our once-a-year cooks, and at the same time, avoid one of the busiest day to eat out.

Elanse came home in time to join us from college couple days ago. She had finished her junior year and is testing the water to see if going straight to graduate school or finding a job is more feasible. My baby has become a grown-up in a blink of an eye. She has to face all these life choices by herself, makes her own decisions and face the consequences...I was told the other day that I could not even make an appointment for her anymore since she has turned twenty...It's time to let go.

Actually, pengchin and I are practically empty-nesters already comparing to other Asian parents around us, even though we still have two daughters going into 11th grade after the summer. Elodie and Emilie have been quite self-sufficient all along. Part of it maybe because, being twins they have each other almost all the time. Other than slumber party every night, I'm sure they have been consulting each other for opinions. Kind of like our boarding school days in Kuang Jen, but even closer still. Come to think of it, we are blessed with healthy parents, good kids and jobs that support us, there is really nothing else can make my porridge any tastier... other than, of course, an occasional hello from old friends...I miss you all. Hope to see you sometime soon.

我生病的日子

蔡梅影/愛班



2007年的6月16日，健檢中心打電話通知我，在我的體檢報告中乳房部份有些異狀，建議我儘速就醫檢查，當時的腦袋是一片空白，不知怎會發生這種事，在整理好自己情緒後，開始找醫生接受一連串的检查與確認，一切的診斷都告訴我“我患了乳癌”，在知道所有治療過程及要面對的體能挑戰時，心中著實的猶豫了很久，心想我真的生病了嗎？真的要接受治療嗎？

一切的一切都在混淆不清的思緒中一天天的度過，開刀的前一天，自己給自己的心理建設和老公的打氣，忽然覺得要認真面對自己的身體，老天爺給了我警訊，我要正視這件事情，在開刀房的等候室見到隔壁床的病患不停的哭泣，她整個人已經害怕到無法站立，不停的發抖，為了怕自己情緒也被影響也希望彼此能互相鼓勵，我拉開了在我們之間的那道簾子，對她說：這不是世界末日，開好刀治療完妳就會沒事，雖然我盡力的去安慰她，但她情緒依然無法平復，當時我就自己在心中告訴自己，在治療過程中我一定要勇敢要面對，自己生病了就是自己沒有善待自己，才會把身體糟蹋了，我一定要好起來，我一定要好好的過我未來的人生．．．．．

還記得開完刀的第二天，我對老公說我想拿顆蘋果去給昨天那位女病患，我希望我們倆都能平平安安，結果我還未進到她病房，就已聽到她的哭泣聲，在當下其實會有些想離開，怕自己好不容易建立好的心防會被打敗，可是想到為何我不能用我快樂的心情去影響她而卻被她悲觀的情緒所影響，那是不對的，結果，我做到了，我讓我和我站在同一條陣線去對抗病魔，從她病房出來時我更堅定自己一定要坦然面對，一定要快快康復。

一個星期過後，本以為去複診就可安排下一階段的放射性治療，沒想到醫院電話通知，我的前哨淋巴經過化驗有癌細胞，必需要再開一次刀把部份淋巴切除，也就是說在一週之內我開了二次刀，這次的開刀也相對的告訴我，因為擴散到淋巴就必需接受化療，以一個從小就愛美的我來說這著實是個很大的打擊，因為我會掉頭髮，我會變好醜，這好像比我得了病還要嚴重的事情還要讓我無法接受，很慶幸自己有很多好同學好朋友，給了我很大的支持，大家陪著我去選假髮，幫我設計髮型，“為何生病的人不能美美的，不能快樂的，一定要病奄奄嗎？”這是每天早晨起床面對鏡子時對自己說的話，“我要先喜歡自己，才能要別人喜歡我——這是在治療時最常告訴自己的一句話，不時的給自己加油打氣，更大過於醫生對你的治療，這是在治療過程中最深的體會。

化療是一個漫長又難熬的過程，它使妳會害怕惶恐為何這種治療會讓一個好好的人變得如此虛弱而無助，曾經因為白血球不夠多而天天到醫院去注射蛋白質（可以想像嗎，針是打在肚皮上的），曾經因為體力無法負荷而想放棄治療，更因為體內好的壞的細胞都被殺掉引起肝指數過高，而需要做肝切片以確保是否因為化療而影響到肝功能運作（為了要準確的切到肝的位置，所以我必須要被五花大綁的綁在手術檯上，並且還要用沙袋壓在身上以避免內出血，知道我們的肝是什麼顏色嗎？告訴大家，就和豬肝一樣的，哈哈）……

一切一切就好像作夢一樣，每天我要把該吃的營養都要吃掉，一天吃至少五餐，即便吞不下都告訴自己要加油，我需要營養我需要體力我要快快好起來我不會有事，就好像寫功課般，要把功課寫完才可以出去玩，我的功課就是每天要把該有的營養都要吃進去，每天都要鍛鍊身體，做運動，明知體力無法支撐都要咬著牙去達成，因為我不願意因為自己的放棄不積極而拉長了治療期，就這樣九個月過去了，而我也真的撐過來了，當醫生告訴我“妳的治療已結束，妳現在已和正常人一般，只要定期回院追蹤就可”“現在妳已經不再是病人了！”天呀！當時真的忍不住的對那矮小的酷醫生說，可以讓我抱抱妳嗎？我不知道要如何謝謝妳，可是我真的好感謝老天爺讓我認識妳！

現在的我，已經和大家都一樣，不同的是我比以前更珍惜生命，更珍惜四周圍的人事物，因為這病我感受到滿滿暖暖的愛與關懷，使我更願意去付出自己對別人的關心與照顧，人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感謝老天爺的眷顧，感謝老公孩子的體貼與容忍，更不捨父母對妳的心疼與包容，我們都會經歷生老病死，我們無法拉長自己生命的長度，但我們可以加寬自己生命的寬度，不光只希望自己身體健康，更希望周遭所有的朋友都沒有病痛，我願意與所有的朋友分享我的人生過程，也願意幫助需要幫助的人，這都是因為這次的病痛帶給我的啟示與改變，或許我的求學成績不亮眼，不風光，但是我很肯定我的人生成績單是很讓我驕傲的，在畢業卅年後的今天，很開心與大家分享，也祝福所有光仁人及家人都平安喜樂！福氣滿滿！

健康＋開心＋自信＋美麗＝我 這是每天打開MSN時對自己說的話，我覺得很有催眠效用，願與大家分享！



吳能偉/忠班

親愛的同學們，

十、二十、.... 三十年，若非最近幾年還有碰面的同學，我想就算在路上碰到，還能認出我的機率應該是趨近於零了。

自光仁畢業後，我就一直沒離開新竹，從大學、研究所、工研院、科學園區、成家、到十年前開始創業，都還離不開新竹。創業使公司或產品已經幾乎成為我生活的重心，所以就簡單的介紹一下我的公司吧，讓同學瞭解我的近況。

我在十年前成立了現在的公司，也就是安鵬科技(AnMo Electronics)，成立前我和太太都在園區的半導體公司上班，但成立公司後，日益沈重的包袱逐漸取代夢想成了夢魘，才知道我們原來從半導體公司轉行到了半倒體公司，因為身體倒了一半，頭髮瞬間都斑白了。所幸在數年的摸索後，終於能以自有品牌 Dino-Lite (www.dino-lite.com)成功推進市場，也才漸漸能轉虧為盈。

目前 Dino-Lite 數位顯微鏡由於被認為優良的品質與功能，已經為國內外多數知名企業，學術機構，甚至醫療院所所採用，在國外具有相當的品牌知名度，但因為業務重心在國際市場，在國內知道的人並不見得多，即使曾經獲得國內 Computex 設計創新獎及德國漢諾威 Cebit 展 iF 產品設計獎。

在奮鬥的過程中，還要特別感謝曾經大力協助的吳忠威同學。另外，李明元至今也都一直協助關於產品生產的事務，使近百項產品得以順利生產。所以，安鵬和光仁第八屆的關係不可謂不深。未來各位同學如果有機會在市場上看到 Dino-Lite 的產品，就知道它和各位同學的淵源了。

因為分公司設在台北縣的關係，幾乎每天經由北二高往返新竹台北之間，習以為常。也因為如此，經過板橋的機會也不算少，而當 GPS 上顯示光仁中學就在附近時，總難免有種特殊的感覺。

由於工作繁忙，很難與同學保持聯繫，過去會有幾次被要求聯繫班上的同學，也沒能把事情辦好，藉此表達對各位同學深深的歉意。

吳能偉



吳能偉全家福，攝於 2009 年。

回首來時路

胡憶華/愛班、義班



當我現在身邊圍繞著大部份是 58, 59, 60 年次的朋友們時，實在不想也不敢說我已經高中畢業 30 年了！真是不可思議！不過光仁 3 年的歲月確實是我在台灣求學階段最多美好回憶的一段時光。至今都仍印象深刻的參加合唱比賽，歌曲是【當晚霞滿天】，聖誕節的學校慶祝，陳美伶的【橄欖樹】，藍媽的裝扮，一星期一次午睡時班級製作的音樂 DJ，當然還有民歌當紅的【木吉他】來學校表演……等等。

每每回想過去的歲月，就要獻上感謝。神給我的每一段經歷都有祂的美好的帶領。大專畢業後在貿易公司工作七年之後決定仿效姐姐、妹妹去美國讀書，因此展開了 12 年的人生新頁。其中先後在 Pensacola, Florida, 和 Corvallis, Oregon 讀書，接著結婚生子搬到 Plattsburgh, NY 和 Detroit, Michigan 生活，生了兩個兒子當全職媽媽。本以為會長期在美生活，但 2003 年雖不願意仍隨著先生，帶著兒子回到台灣而且搬到台南定居。平時先生忙著成大的工作，我也忙著在附近的大學兼課教一些國貿實務，商務英文的課程，外加照顧在台南出生的小女兒及青春期的兩個兒子。日子忙碌可想而知，已經好久好久沒有遇見同學了！

當我再次看到同學聚會的照片，看到了熟悉又陌生的同學，心中真的很驚喜！很期待有機會與老友敘舊！當然希望有機會在南部相聚。祝福大家平安喜樂！也在此向辛勞服務的同學致謝！





葉芸/仁班

親愛的老同學們，大家好！

時間真是過得太快了！還記得2000年在南加州的同學會，何曼玲提到這十年中我們可能會
有生離死別，我們的好同學陳子信在三年多前
離開我們，令人惋惜……

我在德州休士頓住了十多年，2008年9月被迫離職，
真是被公司裏保守派的共黨人排擠，大概我
平時提倡環保、人權的意見太多，在經濟景氣
不好的狀況下被砍。在幾個月沒工作的時候，
倒是有較多的時間和女兒20E相處。當時在
休士頓找不到工作，我想這是我的轉機，很幸
運在西雅圖找到工作，因此在2009年1月搬
到西雅圖，公司叫SITE WORKSHOP，同事們很好
相處。20E在去年6月搬來，現在上五年級，她適
應得很快，我老公還在休士頓，在還沒找到
這邊的工作前只好當空中飛人。

西雅圖除了冬季陰雨天多之外，真是有山有水的
美麗城市，希望同學們有機會來玩！

葉芸
5/1/2010



聰明可愛的20E，2008

陳貞文/孝班



左起：林榆煊(國三)，林志峰(老公)，林榆翔(小五)，林榆婷(高二)，陳貞文

不知不覺即將步入五十歲，實在無法相信高中畢業竟也已三十周年，恐怖二字實不足以形容心中的驚嘆!!! 猶記得四年前方才毅然決然自美返國定居，一年半前也才剛買房安定下來，正想翹著腿好好享受人生之際，就在去年，母親卻患了癌症，九十三高齡的外婆與親近的大伯父又相繼過世，對於心中的衝擊與震撼可謂不小。所幸母親化療過後一切還算無恙，心情總算放鬆下來，可怎知又到了大女兒需要申請學校準備明年回美國念大學的時候了! 平息的心似乎又要再度悸動起來，相當不捨大女兒又要重踏我們夫妻倆二十多年前遠渡重洋離鄉背井的求學生活…….

有人問三十年的變化為何，摘錄如下：(什麼都變，就是名字沒變而已)

三十年前的我

三十年後現在的我

必要時需戴上眼鏡 (近視不輕耶)	必要時須摘下眼鏡 (老花嚴重呀)
頭髮烏黑	頭髮黑白相摻，所幸尚未到需要染髮地步
可快速並長期記憶英文單字	一首歌詞無法記住五分鐘
凡事充滿熱情	心如止水，常望著窗外發呆
輕聲細語，成功誘拐老公成婚	河東獅吼，嗓門嘹亮，老公自始自終吵不贏我，硬說我娘家是詐騙集團。(吐血)
笑臉迎人，笑臉常開	不苟言笑。深怕魚尾紋洩漏了年齡的秘密。
活蹦亂跳一條龍	步步謹慎，不敢瞬間變換姿勢，否則後果如何，你我都清楚… 強骨質素已變為必須品

** 早已有以上初老徵兆的同學們，請大笑三聲，因為總算也輪到我了….
至於尚未有任何徵兆者，請別高興太早，因為馬上就輪到你們了，嘻嘻…

近半佰的回想

陳美伶/愛班



一邊籌備著光仁畢業「三十週年」的活動，一邊聯繫著周邊的同學，有些開始「老花」得厲害(本人三十五便老花!)，有些已有「五十肩」的煩惱(我現在左肩疼痛沾黏，已有五十肩的前兆!)，有些因為「過度操勞」而引起的肩頸病痛，有些已有失眠盜汗的「更年期」症候群、、、 「人生半佰」的我們好像開始在還債了! 回台灣快六年了，大概是健保制度太方便，倒是看了無數醫生，吃了無以計量的藥。每次感冒看醫生回來，總要吃上七八顆藥，爸爸的慢性病竟每餐都要配上二十一顆藥丸子，看來藥商倒是挺賺錢的!

這幾年在台灣還能時常的見到好幾個老友，如郭斐映一年兩三次從日本回台，我這裡必是聯絡站。王鈴慧像姊妹般的一周至少兩三通電話，廖淑茹有空便來家裡串門子或約喝咖啡，何慧民在繁忙的工作間總要被我打電話騷擾一番互相調侃應該減肥了，沈蒂華及陳貞文也被號召來家裡上卡拉ok班幫忙同學生計，高怡宣數年如一日地上他的聲樂課仍改不了邊唱邊打拍子的習慣……忙碌的生活中有這些同學的相伴，好像人也老得慢些! 前些日子在後街市場附近，被人突然抱住，一看竟是「Wonder」girl 施雯綾! 這位住在兩分鐘路程的鄰居同學，竟比牛郎織女相會還難得碰到面! 我笑稱，同學再不聯絡，下回見面時，搞不好便是兩位坐在輪椅上，彼此癡望著對方的老太婆。在此之前我正巧遇大嫂媽媽，被印傭單獨放置在市場走道上，我跟她打招呼，但她只是充滿童稚的表情跟我說她不認識我、、、

「同學們，大家加油了」! 我們一定要健康快樂地一起邁向我們的「五十」、「六十」、「七十」，更希望在「八十」的我們，還能相約與大家歡聚一堂，講講當年的我們有多麼調皮搗蛋、苗條美麗、英俊多髮，數數還有幾根灰髮及尚存的牙齒。萬一我們都被印傭推了出來，請你記得我! 千萬不要尖叫:『哪裡來的醜老太婆啊! 快走開!』

這個暑假，雖然無法見到所有的同學都能來可愛的「加州」，一起歡度我們的「三十週年」，但無論多少同學參與，都將是我們美好人生中的一段值得回味的聚點! 我也會將我們七月三日的活動，以照片紀錄大家活動的情影，帶回台北，在十二月份活動聚會時，與大家分享。在此要再三謝謝許多同學如高怡宣、廖佳淳、王文玲、鄭伯勇及海外劉明昌團隊的參與及協辦! 美好的回憶靠大家了!

美伶 于台北 4/20/2010

p. s. 謝謝高怡宣的中打，協助我如期交稿!

我們這一家

王文玲/孝班



主角：我，你們認識的王文玲

我陰錯陽差考上法律系，又搞不清楚狀況地轉換跑道溜進新聞研究所，然後開始我的記者生涯，前前後後廿幾年了。

在司法記者圈，我被稱為「文玲姐」，實質上早邁向阿姨輩，只是大家不好意思這麼直接稱呼我而已。

當了這麼多年記者，最大的感想是，不管職位再高，社會形象再良好，人還是人，都有七情六慾，都有愛恨悲憎，不會每一時刻都聖潔光輝，所以你我都可以見大官而不卑不亢，每一個人都平等。

主角的女兒：一個高二女生。

我的女兒是個小大人，她最常對我說的話是「到底是你是小孩，還是我是小孩？」

因為，她比我「動心忍性」，見華衣美物而不動聲色，可以等到需要再買，絕不貪圖虛華，不像她的老媽，每次買東西都殺不成價，因為總被老板洞悉心意…

我的女兒正直而害羞，身為老媽的我，最擔心的是，太溫和的她將來在社會可否適應嚴厲的「生存挑戰」。

主角的老公：一個剛過五十，也在新聞界服務的中年男子。

我的老公是個喜歡運動的聰明男子。他做什麼事都快，唯獨家事做的又慢又糟，洗碗總沒看見水漕以外的鍋瓢，曬衣服總忘了拉衣角，到後來，笨老婆無奈，所有家事收歸己有，讓聰明的老公負責國家大事。

我們家近幾年的主要娛樂是自助旅行。主要是由我老公領銜，我和女兒跟班，去過幾個國家，鬧了不少笑話，比如說，第一次到捷克，車子才出布拉格，就出車禍，還好，趕來處理的外事警察長的夠帥，勉強值回我們錯失遊覽人骨教堂的損失。

閒時，則騎騎單車。我老公有群車友，每逢休假便一起「凸」北台灣，我呢，嘿嘿，偶爾賣命演出。騎單車讓我領略平時不曾注意的城市之美，看起來，很多同學也都沈醉其中，享受那種汗流浹背的運動之樂。

尋人記

高怡宣/仁班



最近在校對通訊錄，忽然想到朱啟蓉同學已經失聯很久了。由於網路的人肉搜索很夯，給了我一個靈感，所以就在某一天的晚上，把朱同學的名字放到 Google 試試，居然找到了一個工作單位的名稱和電話。第二天上午打電話到那個工作單位去，卻被告知已在兩年前離職。他們給我一個手機號碼，打過去卻不是朱同學接電話。心中滿是懊悔，為什麼兩年前沒想到這招？

過了幾天，想到或許可以到 Yahoo 搜尋，可能會有不一樣的結果，搜尋的結果卻和 Google 非常相似。在失望之餘，看到搜尋選項有部落格，於是改找部落格，並且幸運地找到一個 e-mail，於是就發了一封熱情澎湃的尋人信。等了一週，沒有收到任何回信，心想大概又沒希望了。

然後有一天，想到用這個 e-mail 去搜尋看看，反正不會有什麼損失，沒想到居然成功了。我在 Yahoo 搜尋到一個分類廣告，點進去以後，發現物品已經成交，資料已清除。很不自覺地，也像反射動作般地回到上一頁，然後點選「庫存頁面」。果然在庫存頁面找到一個家用電話號碼，和一個手機號碼。晚上打電話去，果然是朱同學，兩個電話號碼都正確，終於完成了歷時兩週的人肉搜索。這個經歷蠻有戲劇性的，老姚說一定要寫出來讓大家知道。

後記：(1) 把這個故事講給陳美伶聽，她說這招對她不管用，我用 Google 試了一次，果然人山人海都叫「陳美伶」。(2) 我又試著找其他失聯的同學，似乎也找不到，所以是運氣好才找到朱同學。(3) 以下這張照片是 2008 年 5 月 22 日在系上同樂會表演饒舌歌手 Gnarl's Barkley 的「Crazy」，有人說很像「Men in Black」的劇照。很可惜，Gnarl's Barkley 的名氣比 Whitney Houston 差很大，不然也會上 Youtube，被點閱幾百萬次、、、。



在我們這屆仁班畢業後，最熱心公共事務的大概就是呂育道、高怡宣與姚宗英了。特別是老姚來電多次要我一定要貢獻出一篇文章，其鍥而不捨的精神，真不愧是當好老師的適合人選。說來慚愧，我從光仁小學、中學、台大牙醫系、台大牙醫研究所至今，無論是求學或畢業後工作，至今都未脫離台北一步，並未多增長見識。唯一的例外是畢業後服役的兩年，新訓中心受訓完，等待分發抽籤前到廟裡拜拜，求籤解讀後說會抽到台灣北部的涼缺。抽籤時果然抽到“救指部”，本來還蠻高興的以為是南京東路上的“救國團指揮部”，果真是個上下班制的大涼缺，暗爽不已。後來才知道是東引島反共救國軍指揮部，比馬祖還要北，位於浙江福建交界處，果真是台灣島的北部。不過說是大涼缺倒也無誤，因為我服務的單位是東引野戰醫院，除了日常醫療勤務外，每天就是看山、看海、看星星、看有無水鬼摸上來（那時兩岸還在敵對狀態），然後就是數饅頭等退伍。那時沒有所謂大哥大，電話也不通，電視只能看華視，禁止聽收音機。至於報紙及信件，僅能仰賴每月三航次的船運補給，收到時常已是2-3星期後的舊聞了。真有急事只能靠郵局電報，或透過軍用手搖電話層層轉接經陸軍總部、國防部，才能轉接至家裡，中間還有多人監聽呢！

捱了兩年思鄉、害怕兵變的日子後，終於再回到台北了。退伍後我回到台大醫院牙科部擔任四年的住院醫師，並選擇口腔顎面外科為次專科。住院醫師訓練結束後，考取專科醫師後繼續留在台大醫院擔任主治醫師，並在母系任教。年年看著一屆屆的學生畢業，感覺日子

過得飛快，並不自覺已老。不過這次接到 30 週年的活動通知，才真正感受到已近半百的年紀，不過想想也是，猶記得以前門診許多年輕或小孩患者還會稱我為叔叔，這幾年來幾乎都叫伯伯了，特別是有些早婚同學的小孩已屆適婚年齡，相信不久也會聽到爺爺的稱呼呢！

我目前主要是從事口腔顎面外科疾患的治療工作，主要的病人大宗是口腔癌，這些患者大概佔了住院手術患者的一半以上。拜台灣檳榔文化之賜，台灣口腔癌發生率年年遞增，現已是男性十大癌症的第四位。因為幾乎每個病人都是中壯年，都是家庭的重要支柱，一旦罹病，常造成嚴重的社會家庭問題。在我的崗位上，能救多少算多少。幸好現在國健局與衛生署已將口腔癌列為五大重點防治癌症，期待能逐漸降低這類悲劇的產生。除了口腔癌，其餘口腔顎面外科執業的範圍還包括顏面正顎整形、顎骨外傷、腫瘤、囊腫、植牙及阻生齒拔除等。不過在一成不變的忙碌生活中，偶爾還會客串一下義務獸醫的工作，大家如果還有印象，去年台北動物園史無前例，對熊貓圓圓施予口腔檢查、照 X 光、做齒模及洗牙，就是我不務正業的任務。期待圓圓口臭改善後能獲得團團的青睞，進而圓洞房，生出小熊貓，我就功德無量了。

在我服務的單位，也有三位光仁的校友。其一是高中 11 屆的姚宗珍(老姚的妹妹)，現在是矯正科的副教授。第二位是我 3-4 屆的郭彥彬，現任牙周病科主任、臨床牙醫學研究所長。另外高我一屆的程文玲，現為牙周病科兼任主治醫師，並在板橋開業。其它科別也有多位光仁人，如眼科的楊中美、泌尿科的劉詩彬、婦產科的徐明洸等等。由於身處服務業，常有機會接觸到過去的老同學或光仁的校友，碰到光仁人，也份外親切。大家如有需要，很樂意為大家服務。

最近碰到本班久已失聯的老同學李政達。他大學畢業後前往美國工作，這兩三年已從職場退休，現於廣東定居。過著閒雲野鶴的愜意日子，在我們這種孩子尚小，肩有家庭重擔的上班族看來，欽羨不已。雖近 30 年未見，但再遇到老同學，卻備覺親切，絲毫無生疏之感，這才更體會到那段慘綠少年，同窗 3 年、6 年，甚至 12 年的情誼，彌足珍貴。也期盼大家在近天命之年 都能享受生命的愉悅。也祝高一至高三曾帶過我們級任的陳宗樑老師、麥惠貞老師、王意芝老師平安健康。

卅年的光仁情結

施雯綾/孝班



畢業 30 年了……是真的嗎？感覺不久以前，才紅著眼眶跟隨師長前導，繞著校園走了一圈，已經過了 30 年嗎？

知道自己比其他同學幸福，由於任教音樂班的鋼琴個別課，除了寒暑假，每週一都會回到光仁，苦口婆心地對著小小學弟學妹們，複述著昔日師長對我們的諄諄教誨；中午依舊走到餐廳打菜添飯，看著牆上 30 年不變的警語「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享用廚房為我們準備的午餐……唯一不同的是，我從學生席間換座到師長席，身旁可能是教過我的老師，也或許是前後屆的校友，這樣的熟悉、如此的感覺，在我任教的其他學校，都不可能找到。

我不知道同為校友的你，對光仁有幾分認同感？有多少向心力？我必須承認：我的“光仁情結”，非常嚴重；在音樂圈裡非常容易遇到光仁校友，我會拍拍前輩的肩膀，說聲：「嗨！學長，好久不見！」也有年輕的同事喊我「學姊好！」這些稱兄道弟的問候，都讓我覺得很窩心……因為我們都來自同一個大家庭，我知道：你我真的是兄弟姊妹啊！

關起家門，想要跟自己人說說我的心情：現在的大環境，私立學校生存不易，光仁已經不復昔日風光……看升學率，延平、東山比光仁亮眼，比生活管教，時雨、薇閣更為嚴格；我很擔心，光仁若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會不會有一天被泡沫化了呢？

當了 22 年的老師了，在與學生的互動過程中，我很清楚，一定要讓學生知道，你有多麼看重他，在乎他的表現。有一句話說：人必自重而後人重之。其實，對中學階段的孩子而言，人重而後必自重，應該更貼切些。

如果你跟我一樣關心光仁，是不是可以這樣做：有機會遇見光仁的學生，多注意他一點，如果他有言行失當的情形，請你告訴他「不要這樣，因為我是光仁校友，我們是自己人，不希望有任何言行，讓別人看輕你。」即使會遭白眼，或者有些孩子並不領情，我寧願相信這樣好意的種子，會無遠弗屆地蔓延開來，形成一種力量，發揮它的影響力。

雖然升學率之提升，不是短時間輕易能夠做到，但是我相信這些孩子們，如果願意對自

己的行為負責，會去要求自己，在學業上也會用同樣負責任的態度，兢兢業業，盡心盡力。我真心期盼，有一天可以大言不慚地喊出「今日我以光仁為榮，明日光仁以我為傲」這兩句話，在我心中始終響亮著……至少，讓我們可以驕傲地對別人說：我們光仁教出來的孩子，人品是一流的！

戀戀光仁

廖佳淳(榮蘭)/愛班



我是在地的板橋人，幼稚園到高中都在板橋市就讀。我和光仁的淵源從小學開始—讀的是光仁「隔壁」的埔墘國小，因為父親是民意代表，又是學校的家長會長，一進學校就備受校長老師們的注意。國小五六年級的教室靠近光仁，我常站在走廊眺望光仁的校舍，甚至還看過男女生在荒煙漫草的空地約會呢。

國小畢業，我想當然爾認定自己會就讀海山國中〈因為老爸是海山國中的家長會長〉，誰知光仁鄭校長與老爸見面聊天後，我就莫名其妙地被送進光仁讀書，和光仁結下六年的緣分。

初中三年間，我乖得要命〈不要笑〉，所以看到男生都躲得遠遠地，只知道和隔壁的愛班爭取秩序整潔第一名。

因為小學時是手球校隊的一員，身手不錯，再加上光仁很多同學不愛運動，所以不論籃球、排球比賽場上，都可看到我的身影。不只球類比賽，我還參加跳高、壘球擲遠比賽，也都曾打破學校紀錄，為班上贏得第一名的成績。

上了高中，男女合班，面對來自不同地方的同學，爽朗「大姐型」的我，當然發揮愛照顧人的個性，免不了和男同學打打鬧鬧。全班有 57 個同學，男生 38 個，女生 19 個，同學總說我是那第 39 個男生。唉，真是的！我這麼有女人味竟然……………。

高二分了班，無法和好朋友同班，心理難過極了。我一度覺得自己班的同學愛玩、不守秩序，不喜歡和班上同學來往，成天往隔壁班跑，找好朋友聊天，直到高一下交了男朋友，與班上同學更為疏遠。

畢業後，重考、讀大學、結婚生子到工作，都沒有再和高中同學聯絡。直到陳美伶回台灣出了刊物及通訊錄，才發覺近 20 年時間都沒有和同學聯繫，全然活在自己狹隘地的生活圈裡，完全不知同學間的事情，覺得好可惜。

後來和高怡宣、陳美伶、鄭伯勇在光仁辦了幾次同學會，才漸漸回復和同學聯絡，慢慢

成了同學會聯絡人的固定班底。承蒙同學的支持、熱心參與，同學會都舉行地十分圓滿，當看到同學歡樂相聚，先前籌劃準備的辛苦都值得。

盼望今年底 12 月 25 日晚上 30 週年的聚餐，同學們也能像以往一樣熱情地共襄盛舉，一起來分享畢業 30 年後的感想。



2001年10月13日同學會攝於光仁中學餐廳

12月25日的聚餐已確定是晚餐，地點在台北市仁愛路一段17號
上海鄉村餐廳 電話：02-23965154



單車雙人千里行

陳金山/仁班



去年學校內三位同事陸續完成單車環島，無形中也號召著羅老師與我兩人在八月以七天的時間順利完成。習慣在兒子尉民除了學校的畢業旅行之外，也帶著他進行另一種畢業旅行，父子兩人以自助式的旅行加深彼此的繫結。國小畢業：跨過太平洋的美國舊金山大聯盟棒球之旅，國中畢業：越過半個台灣海峽的澎湖菊島機車之旅，高中畢業則是因應時勢，採取既環保又愛台灣具體表現的單車環島之旅，一滴汽油都不必花（頂多耗掉一些身上的肥油），腳踏

兩輪帶著尉民好好體會台灣的土地，也算是他十八歲的成年儀式。由這些旅程似乎也可以看出台灣的經濟景氣越來越差，家裡的經濟也是每況愈下。

我的第二次單車環島，總要和上一次有所不同，才有新鮮感：上次逆時鐘環島，這次順時鐘環島；上次兩個中年人一起環島，這次中年的父親和青年的兒子一起環島；這次選擇的路線也盡量與上次不要重複；這次我比去年又多了一歲，白頭髮又多了一些，老花眼的度數也加多了一些，但是最重要的體能卻少了一些。

雖然尉民只有幾次風櫃嘴與兩次北海岸的單車磨練，但多年來帶著他一起爬郊山與跑步，他也累積出一些體能，不過顧及他的適應問題，前幾天都只安排半天的行程。感覺好像不久前才在河堤外學騎著小小腳踏車的兒子，那時他只是國小低年級的小朋友，如今卻已經比我高出了許多。我們約定好要相互打氣、一起努力來完成這一趟不一樣的旅行。

Day 1 台北大直→宜蘭礁溪

行李雖然不能太多太重，也花了一整個晚上的時間準備，加上練習換內胎的時間，導致出發的前一天晚上12點多才睡，但我仍如同小時候要參加遠足一般興奮，一大早不必依靠鬧鐘就自己醒來了。五點多父子倆帶著簡單的行囊，分別騎著外號「小黑」與「小白」的美麗達單車，好似要離家出走、浪跡天涯一般，在老婆的加油打氣之下，兩個人、兩輛車精神抖擻、充滿鬥志離開了大直。

由北向南跨越台北市時，這城市的大多數人仍在睡夢中，抵達新店時車輛變多，才開始感到都會區上班上課時的壅塞感，而且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是心有不甘被床頭的鬧鐘所逼醒，表情都不是很友善。所幸我們很快進入北宜公路的一片翠綠與閒適之中。雖是上坡路，鳥與蟬爭鳴，花與蝶共舞，林間的微風帶著涼意拂面而來，絲毫不覺得累，倒有種遠離塵囂的快意。自兩年前雪山隧道通車後，這條連接台北宜蘭間的重要公路就卸下重責，有如半退休般享受另一種繁華落盡後的悠閒。當年我曾大膽向家人預言這條路將成為重要的單車路線，如今果然成真，也使家人對我更加的尊敬與佩服了。

沿路遇到小朋友、修路工人與機車騎士的善意加油打氣，雖然彼此之間並不認識，卻感到他們的熱情與真誠。父子兩人神閒氣定一路爬坡，八點騎上小格頭，展望變得開朗，向北

往石碇方向望去，雪山山脈的北端一覽無遺、美不勝收，而憑藉自己腳力辛苦換得的美景更顯珍貴。藍色的天空與綠色的山巒搭配得多麼和諧，為何台灣政壇的藍與綠總是爭鬥得如此不堪？小格頭的雲海國小是師大登山社每年六月送舊的地方，喚起不少大學年輕時的回憶。

此時手機傳來鈴聲，是尉民高中三年的導師傳來的問候與加油，因為有她對尉民的用心付出與細心照顧，尉民才能順利完成高中三年的學習與課業。尉民在聽了導師給他的鼓勵之後，他的眼睛變得炯炯有神，渾身帶勁散發出一股銳不可當的氣勢。

由此開始下滑，沒多久就抵達坪林了。便利商店是單車族用餐的極佳選擇，簡單、方便、衛生又無所不在，又可以集點數或送公仔。放鬆心情知足享受著早餐，面對今天只剩一半的行程，心情更顯舒坦。尉民說剛才的爬坡與風櫃口相比，實在不算什麼，輕鬆愉快就騎上來了，但是九天的行程，仍有極漫長的考驗，等待我們父子齊心協力去經歷與克服。

坪林店家的生意，自北宜高通車後蕭條了許多。這個年代的各行各業似乎都處於不斷的變化之中，增加變通能力與學習更多專長才能維持更長久的競爭力，活在快速變遷的年代還真的是相當辛苦，外出旅行何必思索這麼嚴肅的問題，趕快轉念，積極欣賞路邊的美景。坪林到北宜縣界，相傳是北宜公路相當詭譎怪異的一段路，但大白天反而感到一種特別的清新與幽靜。道路隨著地形有著上上下下，天空隨著浮雲，時晴時而飄起極細微的雨絲，年近五十，回首人生不也正是如此嗎？

台北與宜蘭的界碑是相當特別的，過去這是一條艱辛險惡的道路，這個中途站提供旅行者必要的休息與補充，由此鳥瞰蘭陽平原，分別提供兩個不同方向旅客對宜蘭蘭陽平原的憧憬想像或不捨懷念，在雲霧中，更增添幾許淒迷的詩情與浪漫的氣氛。

在名聞全台的九彎十八拐，整個早上雙腳努力對單車辛苦作功所儲存的重力位能，終於可以痛快的釋放為動能。一路輕鬆御風而下，順利於午時進入溫泉鄉礁溪，豐盛的午餐與溫柔的溫泉是今天辛苦的最好獎勵。去年與羅紳老師環島，礁溪是最後一夜，今年反其道而行，礁溪卻成了第一個落腳處，泡著相同的溫泉水，心情卻大大的不同。

Day 2 宜蘭礁溪→宜蘭南澳

一湯好泉與一夜好眠，讓昨天的行程絲毫沒有在身上留下任何疲憊與酸痛，踏著快樂喜悅的心情出發，先由礁溪向東行穿過北宜高速公路，在轉入沿海的台2線之前特意走過田間的阡陌小道，東昇不久的旭日映照著正值結穗纍纍的稻作，停下車來，以雙手撫弄著一串串飽滿結實的金黃顆粒。幸福的感覺有時就在唾手可得的身邊，並不一定要辛苦勞碌一輩子才能求得，而一旁的許多小麻雀更是充分的分享著農民的辛勞與喜悅。

蘇澳之前的台2線車子實在不多，越過平坦的蘭陽平原顯得輕鬆愉快，在踏上蘇花公路之前當然要在蘇花公路的起點先補充好能量與飲水。我們在7-11用餐時，看到外面有個小朋友不斷打量著我們的愛車，好奇的從車頭看到車尾，又慢慢的從車尾瞧回車頭，由表情看出他對單車充滿著濃厚的興趣。在我們準備上路時，忍不住和他交談，他已有3台腳踏車，並神采奕奕的說出自己對單車旅行的極大嚮往，只可惜不能把他打包帶走。上路時，我們祝福他的單車旅行早日成行，他也很懂事的祝福我們旅途平安順利。

雖然由礁溪很輕鬆抵達蘇澳，但蘇花公路上的東澳與南澳兩個地方才是真正挑戰的開始，都必須由海平面以低速檔踩踏爬升數百公尺的高度，儘管身旁車輛呼嘯而過，我們父子二人並不羨慕他們可以日行千里，仍以自己踏實穩健的步伐奮力前行，只是汽機車上坡所排放的廢氣讓我們感到不舒服，深深覺得，如果每輛車都能像我們的單車這麼節能省碳的話，

地球一定會更開心。

以前開車走蘇花公路，只要以右腳踏油門就輕鬆上路，不必在乎坡度有無變化，但是騎車走蘇花公路，則要靠雙腳紮實的一步一步去完成，很能深刻體會到每一個路段的坡度。對於上坡與下坡，開車只是右腳踩下的角度不同，而單車則是全然相反的緊繃與放鬆。用不同的方式走過相同的路段，各有不同體會與收穫。我們的一生不像行走於道路，同一條道路可以多次重複走過，要儘可能選擇用最好、最適合自己的方式來面對這一趟只能走一次人生。

同樣都位於溪流出海口的沖積平坦地，但東澳相較於南澳顯得小又冷清，有如大直街與士林夜市相比。在東澳好奇的由小路轉進東岳冷泉，有許多避暑人們隱遁於沁涼的泉水之中，由他們的神情看出他們在酷夏中尋得了一方身心安適之境，可惜我們並未事先規劃，只在岸上分享一些冷泉所散發的涼意之後，繼續踩踏上路。再經過6公里的上坡，穿過冬暖夏涼、如同裝有大型空調的新澳隧道，便一路長驅直下，11點多抵達今天下榻的南澳。

從未有在蘇花公路中途鄉鎮住宿的經驗，特別安排南澳休息一晚，除了考量尉民的腳力之外，也因為二十多年前在馬祖服役時，認識了一位來自南澳的好友，他在外島經常訴說著自己對於家鄉南澳妻小與山水的想念，讓我對這個地方也充滿著憧憬與好奇，不知他口中的南澳溪，在秋天溪中爬滿肥大美味毛蟹的情景是否仍然存在？在台灣，只有遠離人群的土地與山水才有機會得以延續生機。好友早已失聯多時，來到南澳也帶著對他的一些想念。

中午在一家名為四川牛肉麵館用餐，口味還算不錯，只是納悶於這個店的店名。於是和餐廳裡有著突出輪廓與五官的店員聊天，原來泰雅族的老闆娘是他媽媽，在四川籍的父親過世後，全家與麵館就由羅東搬回媽媽的故鄉。即將升上高二的他經常到店裡幫忙，希望他們能維持不錯的生意，保有安定不虞匱乏的生活。

午餐後住進民宿，房間雖小倒也算齊全，雖然不如昨天有溫泉可泡，沖個澡再吹個冷氣睡午覺也是極大的享受，睡到三點多太陽稍小，步行前往朝陽步道登高望遠，在制高點海岬涼亭處往南北皆可遠眺，東邊浩瀚的太平洋將會陪伴我們好幾天的日子。沿途有許多光蠟樹，心想應該可以看到不少鍬形蟲，但只見到樹上有不少脫殼後的蟬殼，再用心一看，恰好親眼目睹到一隻蟬正好破殼而出，只有短短的幾十秒，小小的生命展現出令人驚訝的蛻變。一次單車環島旅程，對我和尉民各自的生命歷程以及兩人之間的親密關係而言，也是一次重要的蛻變。

走下步道之後進入南澳漁港，船稀、人少、水清可見魚游，一旁的告示牌上明明寫著「港區內禁止垂釣水產，違者處以3~12萬元罰金」的禁令，但現場好幾位海巡隊員似乎看不到手拿魚竿的釣客，台灣真是處處充滿著人情味，告示與法令經常只是作為參考之用。鄰港而建卻頗為冷清的港口公共建物也成了露營地，有遊客搭帳棚、烤肉，玩得不亦樂乎。地少人稠的台灣，發揮創意讓土地呈現多功能用途也是一種變通。

Day 3 宜蘭南澳→花蓮壽豐

東海岸的太陽比較早起，我們也因此不到五點就聞雞起舞，因擔心熱情的太陽過於猛烈以及午後可能的雷陣雨，於是趁著民宿的主人與其他客人仍在睡夢之中，我們就早早出發了。

沿著台九線剛出南澳鬧區，路邊一家早餐店傳來蔥餅的香味，讓我騎經店門口後有一種感覺：如果不停下車，回頭買幾個帶上路，實在是對不起早餐店老闆，更對不起自己的腸胃。老闆寡言，老闆娘熱情，不吹捧自己的早餐有多好吃，倒是極力推薦讚許南澳的山水有多麼的好，要我們以後一定要在南澳多住幾天，才更能體會這裡的美。買到的是蔥餅，感受到的

卻是她深愛自己家鄉的熱情，以後一定還要找機會再遊南澳。帶著大大、香香、暖暖的蔥餅上路，預計早餐地點雖然遠在二十多公里外的和平，但相信那裡的 7-11 一定找不到這種充滿人情味的好食物。

整條蘇花公路由蘇澳至崇德，是由許多的上坡與下坡所組成，途中沿海路段可以不斷俯瞰著太平洋，完全感受身心的舒展與天地的寬廣。已長久習慣於開車旅行，更能體會到單車旅行有一種獨特的魅力與吸引力，踏實走過每一步，與土地、大自然更加接近，只要腳力練得夠強，距離與高度就都不再是問題，可任意悠遊於每一個公路可及之處。

相較昨天騎乘的南澳以北，今天所騎乘的南澳以南，在上坡或下坡後的平坦路段較長，但穿越的隧道相當多。印象中，多年前的這些隧道窄小、陰暗、潮濕、會滴水淋濕頭頂、地面多坑洞，以前的駕駛人草莽衝動，出隧道後總有一種喜獲重生的感覺；現在的隧道則是明亮清爽多了，駕駛人也比較能禮讓體恤我們這些單車族。但為了安全，除了投保高額的保險之外，我們更穿上由大直高中教官室熱情贊助的高科技 LED 發光背心，如同聖誕樹穿戴著閃閃發光的燈泡，一定有人誤以為蘇花公路的清潔大隊，以單車巡迴於隧道內進行路面的清掃工作。

和平之後砂石車漸多，包住整個頭的頭巾阻擋了砂石車行過身旁之後的漫天風沙，出了崇德隧道之後，最精彩的視野與最艱困的路段告一段落，心情也隨之篤定下來，更有信心能帶著尉民完成剩下的路程。

十一點多抵達花蓮市中心，豔陽當空，只覺得對飲水的補充，遠高過於對食物的需求，遠近馳名的液香餛飩作為午餐應該是不錯的選擇，問路後很輕易就找到了餛飩店，也很舒服的享用了肉香、皮 Q、湯鮮美的餛飩湯，果真是名不虛傳。餐後再往南行，尋找今晚投宿的肯納園，此時烏雲漸起，帶些涼意的野風襲來，不一會兒便見驟雨急下，幸好路旁恰有土地公廟遮雨棚可供擋雨，趕緊感謝土地公的庇護保佑，讓我們免受淋雨之苦，又得以享受雨後的清涼。和在地人聊天得知花蓮已有一個多星期未曾降雨，他開玩笑謝謝我們的到來也為當地帶來了甘霖。這是環島全程唯一的一場雨，不似去年與羅紳老師颱風後的環島行，颱風過後所引進的西南氣流，讓我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時間全身都浸潤在雨水中。

雨後再騎行十多公里，約在兩點左右抵達肯納園。這裡是由幾位自閉症患者的家長自力購地，為十位左右的重度自閉患者提供一個庇護場所，安排輔導課程與各種活動，並從事簡單的西點製作與農業生產。園區約佔地一甲，花木繁茂、鳥語花香，每一位住在這裡的自閉症患者每個月需繳納一筆費用，並需有家屬一人在園區陪伴照顧其生活。必須父母親的經濟不虞匱乏並有足夠的人力，才有機會讓自己自閉症的孩子，幸福的生活在這個與大自然這麼接近的純淨環境中。

園區多出幾個房間作為民宿，使園區有較足夠的經費得以維持運作。這裡讓外界能多瞭解自閉症，也讓自閉症患者增加與外界接觸的機會。和多位父母親聊一些自閉症孩子成長的悲苦喜樂，孩子的成長路也是父母親的修行路，茫茫無期卻永遠不能停歇，每當孩子有小小的進步，就會流下許多滿足欣慰的淚水。

傍晚父子騎車到豐田社區兜風，整齊的街道與日本式房舍，雖已光復六十多年卻不經意總能看到日本人對台灣所留下的影響，文物館內的擺設與陳列品讓人回到過往的歲月，讓這次單車之旅不只跨越空間，也穿越了時間。一直喜歡並嚮往宜花東鄉間的寧靜安謐、乾淨單純，以及完全浸淫於大自然的絕佳環境，這裡的人們過著單純的生活，也可以擁有很單純的幸福。豐田以產玉石聞名，聽說在溪邊的河床上仍有機會可撿拾到美麗的玉石，因擔心如果

不小心撿到太大塊的玉石，無法以單車載運回家，只好等下回再前往溪邊一探究竟。

晚餐簡單在豐田火車站附近吃越南河粉，湯頭、味道都還不錯。老闆娘是一位面貌姣好、能幹俐落的越南新娘，她有很好的生意頭腦，由屏東東港批發來越南河粉賣給附近村子一百多位懷念家鄉口味的越南新娘，並販售越南與外國間聯絡的手機門號。由附近村子越南新娘的人數，推估全國外籍新娘的人數一定相當可觀，台灣社會的未來必定呈現不一樣的風貌。

騎回肯納園的路上已經天黑，天空盡可能被放滿了數不清璀璨耀眼的星星，在馬祖北竿服役時年輕的我，也經常沐浴在這樣的星光下，懷念著台灣的種種以及想像著自己未知的未來。低頭卻見地面田間也映襯著閃閃發亮、恣意飛舞的螢火蟲，加上四處交錯傳來的蛙叫與蟲鳴，心中湧動出一些情緒，我跟尉民說：你要將今晚這一刻的美，一直一直記在心中。當然，這一夜的夢，很香、很甜。

Day 4 花蓮壽豐→花蓮玉里

習慣早起出發的我們，等不及 6:30 肯納園的早餐時間，好心的阿姨還特別提早為我們準備 4 個饅頭與兩罐飲料帶著上路，真是感恩。回頭台 11 丙北行 2 公里右轉米棧大橋走花東縱谷東側的 193 省道。193 省道相較於台 9 線，正有如西部的台 3 線相較於台 1 線，路線互相平行，但前者皆屬於山丘之間上下起伏的健腳道路，怎能輕易失去給自己的孩子比較好的磨練機會，況且沿途還會經過一些極具特色的原住民部落。

真讓人懷疑這是在台灣，由米棧到瑞穗之間所看到的車輛與房舍實在寥寥可數，空氣總是無比的乾淨清新，遠處的中央山脈更是呈現一種令人難以抗拒的吸引力。自年幼首次來過花蓮後，就對於這裡的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後每次來到花蓮，總會一個人懷著款款深情，靜靜看著西側的中央山脈，如同看著心愛的戀人一般。這裡的時間好似靜靜凍結著，只有雲朵悠悠緩緩的飄過，風輕輕柔柔的吹過，心情也跟著輕鬆自在起來。沿路一直是看不盡的柚子樹與結實纍纍的柚子，想像春天白色柚花盛開時來到這裡，一定會香得令人喘不過氣來。

途中經過一處紅瓦白牆、外貌脫俗的龐大豪宅，原來是頗具盛名的外役監獄，經過時和一位整地耕作的受刑人眼神不期然相會，彼此皆面露微笑並互打招呼，我們之間進行著友善的交流，也有可能是他心裡覺得：我們這對父子真是可憐，大熱天還得在太陽下揮汗如雨騎著腳踏車。他們應該是最幸福的受刑人了，在這不景氣的年代，他們除了缺少行動上的自由，似乎比街頭上每天擔心溫飽的流浪漢在生活上更有安定感。希望這些受刑人在經過大自然的陶冶教化與身體的勞動之後，當他們再次回到社會時能有嶄新的人生，不要因為這裡的環境實在不錯，故意或不經意又犯下一些錯誤。

瑞穗之後，沿路房舍漸多，正午進入玉里鎮，午餐後經打聽投宿於和平大飯店。進入飯店，除去全身的裝備與束縛，淋浴後享受著一身的清涼與解脫，看場 ESPN 大聯盟棒球賽，雖是重播，仍是極大的享受。

位於花蓮市與台東市 200 公里之間，玉里鎮是最重要的城鎮，但不必花太多的時間就可以逛完並熟悉整個市鎮中心。傍晚穿著 2006 年 ING 路跑賽的背心逛街，沒料到一個機車騎士經過身旁時停下車來問我是否有參加這項比賽？他很興奮說他也特別搭了火車上台北跑 ING 馬拉松，可能是鄉間「吃飽閒閒沒事做」會跑步的人並不多，因知音難覓，他難得看到同好，所以特別感到高興吧！很投機聊了十多分鐘，他遞出名片，原來是玉里鎮公所人事主任，我們還相約今年的太魯閣路跑賽，看看是否有機緣再見面。

尉民晚餐吃義大利麵，我這古老的人原先預計吃玉里國小附近最有名、最古老的”橋頭

臭豆腐”與”橋頭玉里麵”，無奈吃完口味與酥脆度都不錯的”橋頭臭豆腐”之後，一直癡癡等到六點多，”橋頭玉里麵”仍舊不肯開門營業，飢腸轆轆的我只好放棄，另外覓食，也留下一個以後還想再造訪玉里的理由。

Day 5 花蓮玉里→台東市

玉長公路還是個滿週歲不久的新公路，去年過其門而不入，便與之相約今年一定會重新造訪。我們由玉長公路經過安通溫泉，向東切過海岸山脈到達臨海的長濱。因為走過玉長公路的車子實在不多，連地上的柏油路面與白線都覺得好新。沿著公路緩上，回頭遠望可以把中央山脈看得更遠、更清楚了。幸好在公路的最高處、開通了一條全長 2660 公尺的玉長隧道，讓我們不必辛苦爬坡至海岸山脈的最高處。進入隧道後，通風好、光線明亮又全部都是緩下坡，令人心曠神怡、渾身舒暢。

下到長濱，我們又再度回到太平洋的懷抱。一大片藍澄澄的天空映著一大片湛藍的海，視野與思緒也隨之無窮盡的延伸，夏日裡晴朗的海配合帥氣騎單車而過的父子，真是一幅好風景。濱海的台 11 線接受早上東邊太陽的直接日照與太陽由海面反射來的熱輻射，讓我們遭遇到前幾天未曾有過的熱浪襲擊環繞，途中遇見其他單車旅行者，有人一件背心甚至上半身一絲不掛就勇敢上路，我們則是層層防護，塗了防曬油之後，仍將渾身包得密不通風，以前總懷疑澎湖採花生的歐巴桑，把自己全身緊緊包住難道不覺得熱嗎？現在知道這樣才是最安全的作法，而且因為單車的速度所感受到的風，加速了汗水的蒸散，也就不如想像中來的悶熱了。

過了成功鎮，又逆著海風辛苦騎了好長、好久一段，不知是肚子餓，還是東河包子的好滋味，好久好久沒嚐過這麼美味的包子了。在包子店和一個來自台北新店的家庭聊天，他們全家人利用假日也常在河堤外騎車運動，媽媽在聽了我們的行程之後，不經思索立即做成以下決策：爸爸等現在讀國小的兒子長大時，也要帶著兒子騎車旅行。這個家庭的決策者與執行者各為何人，令人一窺即知。

開車旅行要到加油站加油，車子才能跑，單車旅行則只要人吃完食物、喝了水，就可以上路了。有了包子墊在胃裡，一、兩點到台東才正式用餐不成問題。車過都蘭，有種熟悉的感覺，循著以前參加台東鐵人三項的自行車路線繼續前進，越過中華大橋就進入台東市了。

三十年前仍是高中生的我，和同學一起參加那個年代最流行的救國團自強活動，我們想要到一個離台北很遠的地方，於是好奇翻開台灣地圖尋找適當的地點，台東知本野營隊就成了我們的選擇。交通不便的當時如果不考慮飛機，最穩當的方式就是由台北搭火車夜宿高雄，再轉公路局班車經過好幾個小時的顛頗才能到達台東。那時感覺台東好遠好遠，絕對想不到三十年後會帶著兒子，選擇以更費時的方式來到台東。環島行程天數已過一半，趁著今天飽餐一頓，父子倆好好犒賞一下自己。

Day 6 台東市→屏東旭海

帶著尉民喜歡的麥當勞早餐出發，他的心情一定很不錯。沿途看到台東的代表性水果「釋迦」，女兒挺喜歡吃釋迦，可是如果以單車載回台北，可能到她嘴裡已經變成釋迦醬或釋迦酒了。去年颱風後的單車環島，在台東沿途看到柚子、香蕉、釋迦，經過颱風的肆虐與焚風的燒烤，這些果樹盡是樹倒枝殘葉落，散落滿地的果實遠多於樹上所僥倖存活的。但今年整片看去依舊綠意盎然、結實纍纍，植物的韌性與堅忍，同樣的在農人的身上看到，他們總是默

默承受大自然給予的種種，感慨抱怨沒有人聽也沒有用，自己尋找使傷口癒合的方法，忍住悲痛繼續堅持下去。希望颱風能多一些悲憫惻隱之心，不要常常欺負這些令人感謝，又令人敬佩的農人。

在大武早餐遇到三個剛退伍的年輕人與我們同方向環島，他們是研究所的好友，即將就業或留美攻讀學位，其中最令我欽佩的一人，頭帶機車安全帽，身騎量販店賣的那種最簡單的變速車，靠著真功夫硬底子挑戰環島。近些年來四輪的汽車蕭條，兩輪的單車卻熱賣，今年沿途遇到的環島人數比去年增加了不少，黃髮垂髻或花甲長者皆有，有的孤單一人踽踽獨行，有的成群結隊聲勢浩大，女生也佔了一些比例，單車已成了相當普遍的全民運動。曾聽過有位留學生在美國看了電影”練習曲”之後，利用暑假特地回台灣騎車環島，重新接觸認識對他來說既熟悉又陌生的故鄉，相信在異鄉電影院裡，看到親切的故鄉出現於螢光幕上，只要有一些些人性的人，一定都會熱淚盈眶、泣不成聲。

要騎上十幾公里上坡的南迴公路之前，一定要記得在達仁補充足夠的飲水，再帶著悲壯的心情出發。也沒有刻意去比較這裡和新店到小格頭那一段路的坡度與里程，但今天的時間較晚，太陽較大，一旁行駛過的車子也多，全身肌肉也比第一天累積了比較多的乳酸與疲憊，但想到還有人以更辛苦的方式環島：步行、跑步、獨輪車，我們哪算得了什麼辛苦？”比較”有時是很管用的麻醉劑。就在最感到辛苦的時候，同事游老師與羅老師相繼由手機傳來親切的關照，他們各自與自己的家人在花東旅行，問候我們一切是否還好？我為了面子當然一定要回答：非常好！所以又麻醉了自己繼續往上騎。感覺抵達最高點壽卡時的心情，比小時候揮舞著國旗慶祝雙十國慶或聽到中共戰機起義來歸的消息時，還要來得歡欣鼓舞。

全身都可以放鬆，只要雙手抓穩方向盤，就可以自壽卡離開台9線，一路由199省道往南下滑。原以為輕鬆的下坡，但在兇狠太陽的淫威下，竟然也變得不怎麼輕鬆，在經東源原住民部落之後的三叉路左轉199甲省道，終於在一點多抵達旭海，尉民渾身精疲力竭，狀似歷劫歸來，只得趕緊找了一家佔地頗大的民宿，讓尉民淋浴、吹冷氣以恢復原神。

價錢與南澳所住的民宿相同，如果這裡是寬敞的主人房，南澳就像只是窄小的傭人房，所幸先苦後樂、倒吃甘蔗。這裡的太陽有多猛烈，洗過的衣服不必費盡全身氣力、呲牙咧嘴擰乾，只要輕鬆隨意甩一甩，在太陽下不一會兒就徹徹底底的乾了，而且在曬乾的的襪子上彷彿還可以聞到一股獨特的焦味。如果屋頂裝有太陽能面板應該可以作很好的能源利用。這樣的下午當然最適合的活動就是睡午覺了。

傍晚沿著下午的省道回頭步行大約1公里，有一個號稱六星級的Villa與旭海公共溫泉，我的目的地當然是只是後者了。清澈潤滑的溫泉水，感覺與礁溪的水質差異不大，也同樣能讓全身的毛細孔將所有的疲憊排放出來，倒是在這麼熱的地方與天氣之下泡溫泉，也必須不斷沖冷水進行冷卻，否則一下子就汗水直流了，即使如此，還是洗得十分過癮。回程的路上聽到村子裡的擴音機傳來村長穩重鄉土的廣播聲，就是電視廣告裡張君雅小妹妹那種調調，提及今晚七點海面將進行火砲射擊，漁民要小心避開，能身歷其境聽到這種鄉村古典風的聲音，感到十分有親切感，也希望火砲能長眼睛，不要掉到海邊我們住的民宿裡。

盛夏的海邊夜晚別有一番溫柔的風情，明天就要離開太平洋了，晚上好好與它惜別，看著海面、聽著海濤、吹著涼風、淋著星光，不需飲酒也能夠醉到心扉深處。民宿老闆是高雄人，從事營建業的他，有次恰好來旭海進行工程，沒想到就喜歡上這個地方，有機會買下這塊土地，經過多年陸續的整理才有現在的規模，放下原先營建工作變成民宿主人，這裡也成了他中年之後的新故鄉。從言談的神情可看出他對旭海這地方的喜愛，以及對這一塊民宿土

地所投入的心血與感情。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個故事，而且只要活著，就會把這個故事不斷延續下去，我們要期許自己好好活著，寫下屬於自己好的故事。

Day 7 屏東旭海→高雄市

為了要跨越中央山脈的南端，由東部回到西部，需要經歷 8.5 公里的爬坡，才能回到昨天的三叉路，所以也來不及到海邊尋找撿拾是否有昨晚被火砲給炸得暈頭轉向的魚。不到五點就離開旭海，創下多日來最早出發的紀錄。趁著太陽剛醒來還未發揮強烈的熱力之前趕緊爬坡，但仍是汗水淋漓、全身濕透，途中回頭東望，太陽金黃色的亮光迤邐灑遍整個彷彿鑲滿碎鑽的海面，更貼近了”旭海”這個地名。

三叉口再接回 199 省道後，就是二十多公里的長下坡，因為由此處直到回台北的一路上，也只剩下桃竹苗丘陵地的緩上坡了，所以心情大好。而且山夠高，太陽爬得不夠快，陽光一時來不及照到位於山脈西側的下坡路段，感覺十分輕鬆、舒服。沿途經過牡丹鄉鬧區，以及風光綺麗、景色如畫的石門古戰場、牡丹水庫、四重溪溫泉，等進入平地看到遍地的洋蔥田時，就是西部鄉鎮車城了。

因為和以前的同事阿桂約好明天他將由台北往南騎，我們晚上在鹿港碰面，所以就不去墾丁，由車城沿台 26 線向北前行，至楓港接上台 1 線，一條可以直接回到台北的路，只是還有四百多公里的路程。枋寮之前是濱海路線，台灣海峽的海面似乎比太平洋更為平靜與溫柔，整排好長的椰子樹點綴著沙灘，樹下是適合靜靜坐著看海、品味咖啡或冰砂的好地方，但時間尚早，老闆可能都還在睡夢中，我們也未能享受這份悠閒。沿路攤販所賣的水果明顯與台東不同，主力產品是芒果、椰子這種充滿熱帶風情的水果。

枋寮之後並未選擇路程較短的林邊與東港，而是去年未曾行經的屏東市，開始進入典型的西部農村。台灣西部農業區常混雜著住宅區、工業區，農田之間散佈著工廠，溝渠因污染而顯的奄奄一息，路旁樹上的綠葉總蒙上一層灰，空氣因為工廠的充斥與汽機車的橫行而變得污濁，不需要依靠精密的儀器，與前幾天相比較，我用眼睛與鼻子就可以明顯感受到這些改變。雖然經濟不景氣，走遍台灣發現工廠關了大半；因油價上漲，汽車少了一些些，但許許多多的破壞，已經很難修補。山後的東部幸好靠著中央山脈的屏障阻隔了人們的前往與開發，使台灣仍保有東部的一些淨土，所以這次我們的行程也是重東部而輕西部。如果人類在若干年前因某些因素而突然滅絕的話，若其他物種有知，一定都會拍手稱慶吧！

在屏東市用完中餐後，行經幾年前斷橋早已重建通車的高屏大橋進入高雄縣，走過大寮與鳳山後，就進入了台灣第二大的都會高雄市。問了路人金典酒店怎麼走，他遙指遠處全高雄市最高的建築物說：往那個方向走就對了。讓我想到清明時節的牧童遙指杏花村，也想到以前有個長得很高的同學，每次大家和他出去，一夥人散失於人群時都不怕找不到他的人，當鶴立雞群時，要找到那一隻鶴實在太容易了。

抓穩方向，穿梭於高雄的街道，在二十分鐘後順利抵達金典酒店，我的裝扮與五星級飯店實在很不搭配，帶著一身的髒兮兮與汗臭搭電梯到 39 樓 Check in。今天要利用這好高的酒店、好大的房間、好舒服的床，好好的慰勞父子兩人行程滿一週的紀念。住進位於 56 樓的房間，客廳桌上四種不同顏色的水果，很快就進入了我們的肚中。由整面落地窗向外望出，視野可拉遠至十幾公里外的小港工業區以南，往海的方向可以清楚看到極盛時期曾經擁有世界第三大吞吐量高雄港的作業情形，現在名次退步許多的港區則顯露出悠閒安逸的氣氛。近處則是矗立著摩天輪的夢時代工場，由地面看起來巨大高聳的摩天輪，現在似乎可以踩在腳

下，但小港工業區煙囪所冒出的煙，破壞了整個畫面的美。

在附近的苓雅夜市吃晚餐，像我這種土生土長的台灣人，最喜歡道地的台灣小吃。由飯店提供的資料按圖索驥找到知名的滷肉飯、蚵仔煎與鮮奶仙草芋圓蕃薯圓，滿足了我的胃，也讓我喜歡上了高雄。

Day 8 高雄市→彰化鹿港

四點多由夢境中醒來，東方的山頭上已出現微微的亮光，坐在落地窗前，靜靜看著高雄市南區由黑夜中慢慢的甦醒過來，街上只有早起或尚未入睡的零星路人，拖著路燈照射的影子慢慢走著。偶而出現的汽機車，有相當的比例無視於紅綠燈的燈號任意穿過街道，當警察在的時候，紅綠燈亮得比較有尊嚴一些。住在這麼高的地方，應該帶著望遠鏡，發揮以前服役擔任陸軍砲兵觀測官的專長，必有另一番樂趣。有些早起的鳥兒不去找蟲吃卻凌空飛過，竟然飛到比 56 樓更高出許多的高度，讓我想到大直高中的精神：大鵬展翅、直上雲霄。隨著地球的繼續自轉，天色越來越亮，累了一晚的路燈也可以下班休息了，人與車就這樣漸漸多了起來。

昨天才創下多日來最早出發的紀錄，今天非得創下多日來最晚出發的紀錄不可，否則就對不起飯店裡豐盛的 buffet 了。尉民一向是肉食性動物，或許是這些天來流失了太多的脂肪與蛋白質，他很神勇連吞了兩大盤的肉，讓我想到動物園裡許久沒餵的猛獸，真擔心他今天沿途肚子會發生問題。我則悲天憫人多了，吃太多肉對中年人的身體是很大的負擔，即使不斷提醒自己一定要量力而為，但畢竟自制力還是不夠，仍然塞了許多食物、飲料進口中，將近八點終於帶著一個大於平日的肚子出發北上。

必須跨越大半個高雄市區才能離開高雄市，貪心好吃的結果讓我們陷入壅塞的上班人潮與車陣中，和台北一樣頻繁的紅綠燈更讓我們一路走走停停，原先預計沿著台 17 線到達台南，卻因不慎看錯路反而由小路走到了岡山，在岡山找到台 1 線才沿著它終於抵達台南，再回到台 17 線都已經快要 11 點了，如果今晚要到鹿港，可得好好趕上剩下的進度了。

不論是東部或是西部，夏天海邊給人的感覺就是酷熱，早上喝的許多飲水早已變成了汗水。想起昨天電視的新聞報導，有一蚵農工作中因過熱缺水中暑而死亡，記者提醒大家要記得多補充水分，所以今天我們戰戰兢兢，特別勤於 7-11 停車補充水分以免產生遺憾。在布袋午餐後，也特別坐在便利商店外的藤椅上打盹小憩一番，稍稍恢復元氣後再繼續奮鬥。

由台南七股出發經過嘉義一直到雲林台西，養殖池塘的數量多得驚人，有些屋子或圍牆的頂端已接近地面，顯然有嚴重的地層下陷情形。沿路人煙稀少，但並非東部那種尚未開發破壞的舒適自在感覺，這裡是不計後果對土地剝削、過度利用之後的一種淒涼感，土地仍在哀嚎、在療傷。沿海鄉鎮屬於河川的下游，必須承受中上游的種種放流物，所以有些排水溝可看到明顯的污濁、泡沫或漂流垃圾，有些養殖池可看到經由打水器具所打出的水帶有深綠或深黃的顏色，這些被養殖的生物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恐怕也活得很不快樂吧！

沿途部分房舍前或廣場上堆置了許多蚵殼也是一大特色。經過麥寮時已近太陽西下，平時難得有機會看到太陽落入海中，鮮明漸層豔麗的橘紅色與黃色渲染了整個天邊，這時的太陽是最可愛又沒有殺氣的，所以有許多人迷戀夕陽。不巧麥寮六輕廠區狂安排放的濃煙也成為這動人景色的一部份，麥寮六輕廠區的建立，受益最大的應該是企業，而當初強力宣導將會受益很大的在地鄉民呢？他們的家鄉變了樣，環境蒙上一層灰濛與污染，誰還給他們一個公道呢？企業擴張與追逐利益的時候是不太會關注周遭環境的，而負有監督責任的政府通常

與大企業很容易就建立相當不錯的友誼。

阿桂來電告知因今天爆胎兩次耽誤行程，今天他與車只能在大甲休息住宿。而我們距離鹿港尚有約四十公里，於是父子兩人召開緊急會議，經過理性討論與民主程序表決後，決定今晚睡覺的地點仍在鹿港。穿上塵封多日的高科技LED發光背心，又打開前後其實並不怎麼亮的前後車燈，互喊加油後繼續上路。沒想到彰化大城、芳苑、福興一路沿著台17線到鹿港竟然都沒有路燈，可能是因為人口稀疏且這些鄉鎮也都經費短缺吧！說實在，這樣的夜騎有些許的危險性，如果路上有窟窿或丟棄物，我們可能會摔個四腳朝天、兩輪橫躺，幸好沿路不斷的禱告祈求，得到老天爺的保佑。倒是路旁有幼兒看到黑暗中有兩串排列整齊的燈泡沿著馬路迎面而來，頗感不解與驚訝，急著跑到一旁緊緊抓住媽媽，他如果因驚嚇過度嚴重到需要到廟裡去收驚，就是我們的罪過了。

又飢又渴，又累又倦的兩個人，終於在八點左右抵達鹿港小鎮，鹿港不是我的家，但看到它時卻有種回到家的喜悅，今天不但創下多日來最晚出發的紀錄，也創下多日來騎乘最遠、最久的紀錄。很慶幸尉民沿途對於這漫長與疲憊的一天沒有任何抱怨，而他在他父親英明的領導之下，以堅定的意志力朝目標努力前進，這也是體力之外的另一種磨練與成長。

吃了大碗的牛肉麵，向老闆娘打聽住宿之處，她不但大力推薦天后宮的香客大樓，還鉅細靡遺花了好幾分鐘說明如何才能到達香客大樓，甚至差一點要老闆騎機車作為前導車帶我們去，但我心想經過老闆娘這麼細心說明之後，如果我們還找不到香客大樓，那將來如何在江湖上混口飯吃？於是斷然拒絕了他們的好意。後來果然順利找到香客大樓，並如願住進最後一間雙人房。

Day 9 彰化鹿港→台北市

雖然昨天晚睡，但最近已經習慣於早起的生理時鐘仍在四點多就把我喚醒，想起昨天很晚才到鹿港，沒有機會看看著名的天后宮與老街，於是由香客大樓走到鄰近的天后宮，令人驚訝的是天后宮斜對街有一家小吃攤已坐了不少吃早餐的客人，昨天晚上九點多經過這裡，所有的攤販幾乎都已經打烊，而現在不到五點，竟然已經高朋滿座，這不是傳說中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嗎？能遵循大自然的規律作息，他們一定有比較健康的身體。

心想這麼多人捧場的小吃攤，必有其獨特的口味，也不管那攤子到底賣些什麼，回房間就喚醒尉民共同前往一探究竟。原來賣的是煙肉飯，以牙籤固定五花肉成相當精準的半圓形，晶瑩剔透的外表滿溢香氣於空氣中，一口咬下不油不膩、甘甜爽口、香Q滑順，肉質口感與其不凡的外表完全相符，若不是累積了數十年以上的經驗，是無法成就如此的火後與功力，豬若生前知道自己的肉能成就如此一番美味，一定會覺得不虛此生。尉民一向是牛排的愛護者，卻說這味道比牛排還要棒，我到現在回想起來仍覺得口齒留香，餘味猶存。當地人士吃了這碗煙肉飯整個早上做事有力氣，我們吃了這碗煙肉飯今天騎回台北絕對沒問題。雖然騎過大半個台灣才吃到這碗煙肉飯，但仍覺得相當值得，如果它出現在昨天的buffet裡，我能仔細品味它的滋味嗎？恐怕不會！懷著惜福、知足的心情用心品嚐食物，才能體會感受出它真正的味道。

上路時和阿桂通了電話，他已經從大甲出發了，互相說了自己服裝與單車的特徵，約好等一會兒路上相見，就在快要走完中彰大橋時，發現阿桂就在公路的對面，雙方激動得大叫出來。上回和他碰面是在共爬南湖大山時，而同住台北卻久未謀面的我倆，竟然相見於台中與彰化的交界處。我將高科技LED發光背心再轉借給他，讓他強烈感受到大直高中濃厚的人

情味，進隧道或趕夜路時能夠更平安。他形單影隻，一個人騎著細胎彎把的公路車環島，真是令人佩服！因各有路程與時間的壓力，小聊一番互道祝福後就分道揚鑣了。希望他能平安、順利完成整個行程，而且不要再爆胎了。

經過大甲時，尉民的小白因鏈條乾燥而出現噪音，找到一家電動機車行，老闆很親切免費代加黃油，讓我們感受到中台灣的人情溫暖。此時周傳榮老師打來電話，說他今天恰好要前往嘉義，目前車行至桃園龍潭，待會兒可以和我們碰頭打氣。在通宵飛牛牧場附近，我們兩輛車四個輪子與他一輛車四個輪子甜蜜的邂逅了，他替我們補充了果汁與自製好吃的手工蛋糕，聊了這幾天路上的一些狀況，想必擁有一輛和我小黑相同車型單車的他，對於騎車旅行必定也有一定程度的喜好吧！真感謝他特地熱情來為我們打氣，走下高速公路與我們碰面再上高速公路得多花費不少的時間，而且他的父親與家人也都在車上，所以受耽擱的不只是他一個人。今天難得一天體會兩次「他鄉遇故知」的喜悅，雖然都是相遇之前就已經事先約定好的，仍覺得相當振奮。

中午11點40分行經後龍附近，路程突破1000公里，替尉民照了一張「千里照」留作紀念，台灣島剛好不大也不小，進行單車環島旅行還挺適合的。後龍之後的丘陵地形使道路又多了些起伏，雙腿已不及數日前來得強健有力，略顯疲態，在竹南還差點上到汽車專用的高架橋，幸好及時發現，否則可能沒多久就被警車押解下來。

為避免天黑後騎海線林口、八里可能較為荒涼，自新竹之後改走台1線。離家漸近，之後的鄉鎮與道路也越來越熟悉，經過湖口、楊梅等客家鄉鎮，再匆匆行過中壢、桃園市等都會區。龜山的上坡似乎不如預期中的陡與長，而滑下迴龍之後，天色才恰好整個暗了下來，在新莊與三重雖然遭遇龐大的車陣，但心情隨著離家越近也就越輕鬆。全程最後一段明顯的上坡是台北橋，那也是台1線的起點，而我們與小黑、小白前天早上還在四百多公里外台1線的終點楓港呢！

因為飢餓的肚子不願意等到回家，我們慎重的解決完晚餐後，經由圓山，8:40回到走遍台灣之後仍然感覺最熟悉的大直，共計1126.4公里，我不禁和尉民相互擊掌擁抱，互賀環島任務完全成功。最後一項任務是用盡全身最後剩下的力氣，將車連著行李抬上公寓6樓。

感覺以兩天的時間從高雄騎到台北並不容易，但三百多年前，康熙年間郁永和奉清廷之命，由台南北上大屯山麓尋找硫磺礦，他靠著自己的一雙腳，冒著生命危險，以數十天的時間，渡過數十條湍急的河川，行走過數百里蠻荒之地。我們雖然也是靠著自己的一雙腳，但是憑藉著可靠的「小黑」與「小白」，以及便捷的公路與橋樑，比起當年的郁永和，實在是簡單的太多了！

感謝兒子在路途中沒有發生叛逃或喋血事件，就算在最艱困的時候，也沒有耍賴坐在地上不肯再騎下去。感謝老天讓我們的單車沒有任何的故事，人員沒有些許的損傷，而旅途中所攜帶的備胎則始終堅持自己的崗位，以後的旅程也可以再次擔任備胎。而我們全程也都能極力克制壓抑自己的雙腳，始終沒有被開出任何一張超速罰單。

尉民曾說國小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父子兩人自助完成美國舊金山大聯盟棒球之旅。相信這九天騎車環島的磨練、見聞與體驗，將在他的成長過程留下深刻的印象與影響。當然，我也永遠不會忘記這九天的！2008.10

川藏行者

黃心侃/仁班



每次感受到寧靜時，我就像和西藏又建立了連結。

2009年十月的某個清晨，我帶著單車、攝影機和簡單的行囊從台北出發，與友人奔赴成都，進入通稱川藏公路的318號國道西段，往拉薩出發。



川藏公路
從成都到拉薩
一共有兩千多
公里（昔日的
西康今天已經
被劃為四川的
一部分，但是
地形面貌和四
川盆地有絕大
的不同，這個
區域是康巴族
人的主要居住

地)。公路在號稱橫斷山脈的山峰與河谷間上下盤旋，從二郎山、折多山、高爾寺山、剪子彎山、卡子拉、海子山、宗巴拉、拉烏山、覺巴山，到達最高點東達拉，再從業拉、安久拉到色季拉（山在藏語叫拉），途中經過大渡河、雅江、金沙江、瀾滄江、怒江、雅魯藏布江，每上到四、五千公尺的垭口，就要下到二千多公尺的河谷。剛過康定，一座名叫折多的山撲面而來，接下來還要爬過稱作剪子彎的山，還有後頭的怒江七十二彎，這些地名無處不在提醒我們川藏公路的艱困和險阻。為了保持這條路的暢通，在人跡罕至的路邊常會見到道班的設置，但是除了一些較為平坦的地區有柏油路面外，其他地方長年在土質脆弱造成的坍方、雪水融化引發的山洪、以及兩者合作產生的土石流蹂躪下，幾乎無法維持全線暢通，更難保路面的平整。雨季時寸步難行，旱季時滿天風沙，若不是時時的整修，這條公路很快就會湮沒於荒煙蔓草中，自然力量的難違和人類力量的渺小，在這裡形成驚人的對比，完全沒有相提並論的可能。



同行的夥伴在出發前已有某種默契，這趟旅程無關冒險、無關勇氣、無關體能，我們不是為了挑戰極限，也不是為了向人炫耀，只是想用我們最喜愛的方式—騎單車—來體驗西藏的美。但是當我們親身踏上這片土地時才發現，所有設定都無可避免的一再被打破，處處考驗著我們，或許旅行最迷人的地方就在這裡。



像是在康定的清晨，四點多我們不得不離開被窩，因為工程單位要整修道路，我們必須摸黑搶在封路前開過關卡。天還沒亮，在昏暗的大廳穿著全套單車裝，吃下生平第一支火腿腸（一種很像熱狗但是很難下嚥的食物），夾雜興奮和暈眩，早已忘了領隊守忠囑咐要適應高山症的種種必要事項。



根據研究，海拔三千五百公尺時，空氣中的含氧量是平地的百分之六十五，超過五千五百公尺時，就只剩下一半。在這個地表上最接近天堂的地方，高度帶來的種種問題，時時考驗著我們的體力和意志，但是也因為高度的影響，將這片山川大地琢磨成壯麗無比的景觀，一次又一次把我們帶到無可言喻的感動。



接下來的幾天，高原反應陸續在隊友身上顯現，有人頭痛劇烈，有人昏昏欲睡，有人上吐下瀉，有人手腳麻痺。體力的考驗遠遠不及缺氧造成的影響，腦神經的運轉速度像是沒有潤滑的引擎，怎麼也快不起來，平常三兩下收拾好的行李，在這裡得花兩三倍時間才打理齊全。有時腦子一片空白，楞著發呆是常有的事，光爬樓梯就可以喘到不行。



開始騎車上路後，高原反應情況逐漸好轉，但是每次只要停下車，都只能聽到自己撲通撲通的心跳還有喘到不行的呼吸聲。當氣息逐漸順暢時，就只聽見周遭無止境的風聲，像是從互古以來持續到永遠。眼前的山川大地只是靜靜的存在著，沒有攔下任何人，也無意催趕任何人上路，只要我停下來，就和它融為一體，寧靜似乎就是如此。



印度諺語：「就算在群飛的鳥兒中，每一隻鳥都得自己飛。」隊友們相互鼓勵但也各自努力，雖有支援車在後頭待命，大夥還是盡量堅持到底騎完全程。路途上有很多說不出來的感受，一開始在騎車上山的途中，滿腦子一片空白，只能專注於呼氣、吸氣，不斷的踩踏前進，不想停下來，因為一停下來恐怕就沒有信心繼續。有時風很大，甚至讓我無法前進，才不得不下來推車。到了後來，

隨著海拔不斷攀升，推車的機會越來越多。接近山頂的時候，呼出來的氣白茫茫的，把風鏡染成霧一片，我像是瞎子一樣前進，甚至水氣結成冰珠，在好多天沒有刮的鬍鬚上聯成一串。我只剩下一定要到山頂的決心支撐著。我不是來朝聖，也沒有非怎樣不可的壓力，但是面對這片山川大地嚴酷的考驗，我希望有神佛庇佑，如果真有祂們的看顧，我就不必害怕。然後我又想，這種期盼如果只是我的想像呢？真實的世界是什麼？是不是只存在於我們的主觀裏？除此之外，別無所有。從小接觸到的宗教裏，天主教和基督教總是給我溫暖的感覺，用充滿熱情的方式擁抱每一個脆弱的心靈。成年後有機會和佛教接近，他那嚴謹的理論與方法和對於真實本質的探討讓我著迷。在宗教間，我沒有做選擇，我相信真理的面貌是有層次而且多樣的，總會在我最需要的時候用我能接受的方式幫助我。



一旦到達山頂後，和隊友們一起歡呼，一起幫後來的人打氣，忘了剛剛的痛苦掙扎和胡思亂想。不過也很多次只是呆坐著，看著以前的人行經此地，在路邊水泥牆上留下的塗鴉，感覺很不真切，像是看不懂電影結局。在逐漸適應每天上坡、下坡的節奏後，有一天為了趕路我們坐車下山，車上正在播放一首藏歌，那首歌是藏區常聽到的旋律，女歌手扯著嗓子，毫不婉轉的歌聲，帶著十足的真誠而無所保留，像是在高原上唱給天空、大地和牛羊聽的歌。聽著聽著，突然所有先前上山時忘卻的情緒都回來了，我一下子激動了起來，好想有筆和紙，把所有湧現的思緒都記錄下來。每一件事穿過腦海又讓我激動一次。舉目望去，這片山川大地讓我懾服，讓我無言以對。在那一剎那，我突然明白，我可以不理解博大精深的佛法，

可以不必去懂地理的形成因素或是歷史的種種因緣，甚至可以完全將我的經驗和知識拋在腦後。在這一片壯麗的天地間，只有神聖的莊嚴才能形容此刻的體驗。我淚流不已，無法言語。



從然烏湖出發的當天，在半路上遇到一隊朝聖者共六個人，他們從日喀則扎布倫寺出發，走到這裡一共花了一年三個月，預計還要花三個月走到拉薩。藏人總是在一年收成後開始出發朝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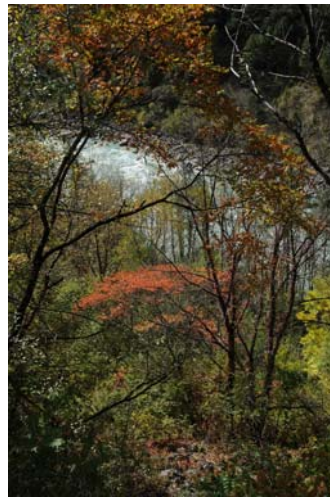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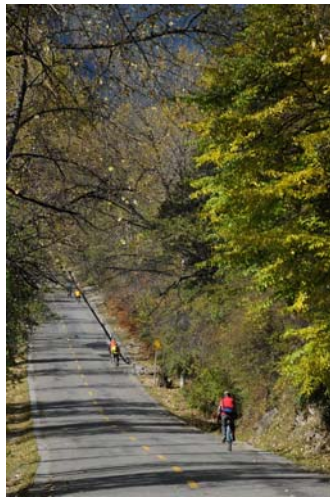
這一隊都是年輕人，其中有兩人在前面拉車，其他人跟在後面磕長頭。拉車的人走到一段距離，把車放在路邊，還是要回頭到開始拉車的地方開始磕長頭，一段距離都不能少，畢竟這可能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機會，怎麼能為了貪圖安逸而偷工減料。原先磕頭的人遇到了拖車，就輪流拉車，用接力的方式交換拉車與磕頭，一路到拉薩。除了磕長頭到拉薩的人，也有拉著拖車的個人，或是用其他農用工具完成行程的人，目標都是朝心中的聖地、聖山、聖湖前進。看到他們，我總有一股衝動想要和他們擁抱，因為這種辛苦要有多大的決心和毅力，比起我們用騎車的方式前進，他們是用身體來丈量大地，一尺一尺的前進，而且隨遇而安，完全不考慮後果。畢竟他們是有信仰支撐的，相信冥冥中自有安排，不用他們自己費心。聽說許多這樣到拉薩的人，因為耗盡家產，在拉薩淪為乞丐，但是行乞仍然是為了供奉。能將自我放心的完全交託出來，真的是一種幸福。人們常為了不安全感的驅策耗費一生，到頭來只抓住「空」，在這方面，我不如那些藏人許多。





在知識即力量的教育下，我總以為匱乏來自缺乏知識，但是藏民堅定不移的單純信仰，是那樣的虔誠，讓我了解，在追逐知識的另一端，「相信」可能更接近幸福。





在這片嚴酷的荒野中，藏人建立了他們的家園，一陣冰雹就可以殺死整群牛羊，一場大雪就可以摧毀整年庄稼，稍有意外可能連命都不保，因此他們對於無所不在的自然充滿敬畏，全心全意的侍奉心中的神佛。



我們從五光十色的都會、擾攘擁擠的人群走到荒蕪嚴苛、渺無人煙的藏區，當我們親身歷經這裡的險峻環境，目睹藏人的刻苦生活，才能夠體會為何藏傳宗教中常有顯現憤怒面目的神佛，以及與祂們外觀完全相異的慈悲內涵，是如何能為藏人普遍接受。慈悲不一定是慈眉善目，在這片生養他們而生存不易的大地上，真理的面貌應該就是這樣吧。我們如果從某種自以為是的普世價值論斷他們，以追逐財富、地位、成功為生活目標，很難理解這種以信仰為生價值觀，而藏人就活生生的告訴我另一種生命態度的可能。





人還是最令我感動的，只是人最難拍好。風景可以等待，而人卻是稍縱即逝，一旦錯過無法重來，哪怕是一個招呼，一句問候，只有在交會的那一剎那才會發生，這種因緣是否在前世就已種下？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我們就還可以期盼在未來還有機會相遇，這樣說不定在下次重逢的時候，我們能夠更了解彼此。



回程的飛機從拉薩飛往重慶，從下方的雪峰、河谷、荒野、草原上一掠過，山脈如海洋般連綿起伏，那裡隱藏了我們歷經汗水與歡笑的旅途轉瞬間就消失了，只有記憶依舊鮮明，感動仍然持續。







人生好像一面鏡子，我用每段歷程照出自己的內心，只要是一個人的時候，尤其是騎車的時候，這種感受就特別明顯。川藏的旅程照出了許多我的內在，曾經掙扎軟弱、曾經熱淚盈眶、曾經歡呼擁抱、曾經暮然回首，這些都需要時間慢慢沉澱和回想。這一切都像是一個夢境，一個讓我不想醒來的夢，而我希望盡量用心和攝影機記錄下來。我很慶幸能和幾位好友走這一遭，一路上相互扶持，人生至此了無遺憾。



如果有來世，我願成為一縷清風，吹拂山川荒原，穿過寺廟屋宇，舞動起山頂上的每一張經幡，將人們虔誠的祝福送往天際。

